

黃岡縣志卷之二十

知黃岡縣事合肥戴昌言編輯

藝文志

聖朝覃敷文德應運者邑不乏人矧自宋明迄今文儒接踵飛光弄響厥云盛哉茲於有關邑治者綜錄之雖其人或屯蹇終身或仳離異域而中所發抒實可藉觀世變矣自餘述造篇目斯存分著經史子集各類願以餉後之冥心此道者

古文上

列聖綸音

世祖章皇帝勅大學士傅以漸日講官曹本榮

朕覽易經一書義精而用溥範圍天地萬物之理自魏王弼唐孔穎達有注與正義宋程頤有傳朱熹本義出學者宗之明永樂間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命儒臣合元以前諸儒之說彙為大全皆於易理多所發明但其
中同異互存不無繁而可刪華而寡要且迄今幾三百年儒生學
士發揮經義者亦不乏人當並加採擇折衷諸論簡切洞達輯成
一編昭示來茲爾等殫心研究融會貫通析理精深敷詞顯易務
約而能該詳而不復使義經奧旨炳若日星以稱朕闡明四聖作
述至意欽哉故勅

世祖章皇帝諭祭東鄉知縣汪基遠文

皇帝遣黃州府堂上官知府王偉

諭祭於故東鄉知縣今贈江西按察使司僉事汪基遠之靈曰爾
試宰東鄉刻勤撫字方資保障遽塵賊氛抗節不回殞身城社可
謂烈矣所司上聞良用憫悼緣賜祭一壇造墳安葬爾靈不昧尙
克承之

聖祖仁皇帝贈東鄉知縣汪基遠僉事文

康熙元年九月十九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鞠躬盡瘁人臣奉職之猷表績褒庸朝廷勸忠之典爾原任江西東鄉知縣汪基遠奉職無愆臨難不苟身膺民社之寄克彰夙夜之勤當小醜之陸梁遽捐軀而殉節稽諸常典宜沛貽榮茲贈爾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於戲宏敷紫誥之華永作黃墟之賁幽靈不昧鉅典式承

諭祭署守備管游擊事劉志高殉難文

康熙十五年季秋月二十日

皇帝遣湖廣湖北承宣布政使司經歷成試銓

諭祭署守備管游擊事陣亡劉志高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二

卹死報功國家之盛典爾劉志高賦性忠直國爾忘身禦敵衝鋒奮勇陣沒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慰幽魂爾如有知尙克歆饗

諭祭湖廣黃州協副將王宗臣文

康熙十六年六月初四日

皇帝遣湖廣湖北承宣布政使司經歷成試銓

諭祭故

贈左都督湖廣黃州協副將王宗臣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卹死報功國家之盛典爾故臣王宗臣性行純良才能稱職方冀遐齡忽焉長逝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慰幽魂於戲聿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如有知尙克歆享欽此

仁宗睿皇帝勅襲陣亡道士泐營外委鄒元熊世職

嘉慶八年九月初四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尚德崇功國家之大典輸忠盡職臣子之常經古聖
帝明王戡亂以武致治以文朕欽承往制甄進賢能特設文武勳
階以彰激勸受茲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輔衆智以察微防奸禦
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
忽鄒元熊原係道士湫營外委因在本省打仗陣亡賞給雲騎尉
與過繼子鄒觀光承襲准再襲一次

勅汪基遠六世孫封渭襲世職

嘉慶九年三月十二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尚德崇功國家之大典輸忠盡職臣子之常經古聖
帝明王勤亂以武致治以文朕欽承往制甄進賢能特設文武勳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三
階以彰激勸受茲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智以察微防奸禦
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
忽汪封渭爾六世祖汪基遠係知縣順治六年流寇餘黨陷城不
屈死欽奉

特旨賞給恩騎尉與爾承襲世襲罔替

前代誥勅

明

賜吏部尚書詹同以翰林學士致仕勅

朕起布衣提三尺劍總率六師以拯民艱延攬英雄以圖至治凡
二紀於茲曩者親征武昌平城之日爾同以文學之美從朕同游
厥後任博士起居注學士皆舉其職又長吏部辨人才之賢否審
職任之輕重咸得其宜今年雖已邁猶輸誠效謀迄無少怠可賢

也已朕不忍以爾耄年服役奔走特命以翰林學士致仕爾惟欽哉

賜吏部尙書吳琳誥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銓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爾琳學術既醇踐歷尤正事朕由博士陞僉憲克振風紀及貳鹺臺國課以辦俾居記注獻納爲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受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克稱朕爲官擇人之意

諭祭贈參議奚世亮文

皇帝遣黃州府堂上官知府葉期遠諭祭福建延平府同知贈參議奚世亮爾發身科甲才畧有聞歷職曹郎出佐閩郡署篆隣封倭夷入寇爾登城戰守誓與存亡兵力不支遂罹鋒鏑守臣上奏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四

良用悼傷念爾死綏晉官藩秩並加祭葬以示卹恩爾靈有知尙其歆慰

贈刑部尙書王廷瞻太子少保誥

大臣樹績當年垂聲異世雖加恩卹猶晉官聯匪直旌祇服之忠亦以示勤勞之勸爾原任刑部尙書王廷瞻性資沈毅才識疏通邁蹤制科起家郡憲烏臺妙簡早蜚骨鯁之聲卿寺洊登益勵羔羊之節陟明開府佐計河漕司寇陪京克佐協中之化遺榮田里衆推難繼之風後生視爲典刑法臺疊騰薦剡賜環非遠捐館遽聞宜霽殊恩用酬往勤茲特贈爾爲太子少保錫之誥命於戲昔之進而宣猷秋省今之沒而晉秩春宮是惟優渥之恩永作泉臺之賁

賜工科左給事中邱岳勅

國家做古諫議之職分設六科慎簡才賢寘諸近列資其獻納之猷冀底敷言之績厥惟重矣非端慎明允練國事而識治體者烏能勝斯任乎爾工科左給事中邱岳清素勵於特操敏達優於敷政昔居劇邑夙著賢聲繼陟諫垣益隆譽問銓書奏最亟用嘉焉茲特晉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以爲爾榮夫古人不慕專城之柄符竹之榮而願出人禁闈者爲其身依清近而雅言易聞也爾尙以古之賢臣自期勵志儒猷拾遺補闕用神治化之成無負掄授之意其爾尙亦有顯秩矣欽哉

疏

明

寶應越河成請河名疏

萬曆十三年

王廷瞻

寶應地方澤國委流汜光一湖尤居窪下上接淮泗長合七十二

黃岡縣志

卷之十

古文上

五

山之水下通興鹽新興伍祐等場之疆由射陽湖穿廟灣東注於海地勢沮洳素稱險阻國初宣德間平江伯陳瑄築隄於湖之東蓄水以爲運道上有所受下無所宣一綫之堤當萬頃之波是以決爲八淺匯爲六潭興鹽田廬竈蕩俱被淹沒而糧運往來至不可以舟近來高堰旣築足禦伏秋之漲而淮水間從周家橋漫入則橫流白馬湖而直射寶應亦勢所必至也矧其東西相望浩淼無涯洪濤迅浪不時常作加以西風號起洶湧排空蕩擊石隄摧殘舟楫人人不能必命而葬之魚腹中者無月無之無論其遠如萬曆十年間一日而斃者千餘人卽萬曆十二年間糧船沈溺者數十隻漂沒漕糧至七八千石殊爲運道之梗遠近之民談此湖不寒而慄且東南財賦轉輸以充軍國之需命脈所係豈容哽噎若此臣仰遵廟畫殫力經營夫役用銀募招未嘗派擾里甲木石

差官採買亦不干及有司雖勿亟之命屢申而胼胝之趨益勵興工甫及八月用費猶有餘銀兩隄並築五閘屹然數十里之湖患屏之藩維千百萬之生靈盡居衽席且舊隄有重關之險永無潰決之虞不唯行旅藉之以爲安而又居民恃之以無恐萬口歡呼咸稱不朽再照先年高郵越河開成得蒙欽定河名康濟近年淮安新河開成亦蒙欽定河名永濟今寶應越河視之二河尤爲緊要自此而南由高儀以達於江自此而北由淮浦以出於河實爲運道咽喉第一之關利害懸殊事體更重伏乞皇上特賜佳名以光萬世無疆之業

部覆奉旨是河名與做宏濟

請起用樊侍御疏

陳邦瞻

直臣久戍瘴鄉敬遵恩詔請乞赦還錄用事戍官樊玉衡孤忠天挺小臣抱廟社之深憂浩氣雲蒸讜議關儲君之大計雖一時緣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六

竊直忤主而究竟以血誠回天當時之早建元良今日之快瞻聖主縱未必皆其強諍之功亦不可謂無一激之力而乃以諫行言聽之臣使終老於雷陽荒徼之境亮亦天王聖明所不忍也况召用卹錄屢奉恩綸豈諸臣可紆朱委珮於班行而玉衡猶未可生入玉門關乎所宜卽日赦還亟爲起用以爲批鱗折檻者勸也

乞致仕疏

樊玉衡

爲聖恩高厚難報愚臣止足宜知謹瀝血陳情伏乞俯准致仕以安愚分以全晚節事臣仕無中人之助言有狂直之辜風霜五六千里瘴癘二十四年中經皇太后東宮兩赦不得開伍先臣前興隆衛教授焯疾終不得與諸弟侍湯藥老妻長子繼沒亦復半年得問臣荷戈卑溼之鄉屢遭悲惋之事摧傷五內遂染風痺調攝連年始復初體臣幸得及見休明拭目而觀太平之業又幸以前

建白微勞得此覃恩起廢諸臣除授今職文憑到時值臣在疚徂夏具疏謝恩辭任至秋得報已蒙俞旨雖嘉其言而未許休其職時以部堂正官未到意俟春暖抵任申繳乞休不圖獻歲之朝稽首北祝之後拜奠家廟感慕先人夙疾頓發遂歷三時朝夕藥餌雖神明無損而筋力已衰回思臣今所授之官不容坐論方將明罰勅法省獄慮囚雖在留都罔敢暇豫陛下以濬哲臨朝諸臣以明作就列而臣當過七望八之年抱福盡災生之恐卽列擁帶之儔尙有懸車之限況於山林痼疾麋鹿同遊久別簪紳不堪軒冕者乎臣前者自揣疎野上負聖明會於辭疏之中稍及時事雖語無足擇而報下公車愚臣荒耄之言何幸得瀆聖聽臣始以言謫雖被謫而言終見錄竟能開皇考三旬之治與陛下萬禩之休雖曰臣二十四載禦魑魅於廣南猶之班鷁驚於闕下也今臣荷陛下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七

下起用洪恩循省微軀莫能宣力故於前疏復陳十事幸蒙嘉納臣自維衰朽之餘得不屏斥已云福矣敢辱白雲之司於桑榆之景恐人將指臣曰是以言爲市而老不知止者也伏祈察臣愚衷鑒臣苦志准臣致仕於家俾得與擊壤之民扶杖而覩德化之成以終其天年則聖朝佚老之仁自臣而先受之矣

請補楚中謚典疏

李若愚

愚公

爲易名一代大典褒德千秋盛事謹據會典特舉幽貞事臣竊惟世運剝復全繫人心人心邪正祇賴名教人心者匡復宇宙之具謚法者春秋義也大夫沒則請所以易其名者其制昉於周公而定於沈約杜預蘇洵諸名臣或以全德名或以一事名貞褊惠繆正不妨褒刺並見夫法有賞罰一時之榮辱也謚有貞醜萬世之榮辱也一時之榮辱甚輕萬世之榮辱甚重我國家鄭重其議五

年一舉行甚嚴矣然議者多拘攣守文不從名教起念高賢湮沒不傳者比比而是往徐師魯建議止覈人品高下不拘官品泉壤始稍稍生色矣大明會典一款實云官品未高勤事死義例得特謚臣考本朝以四品謚者魯文恪是也以知縣謚者鄧文簡是也鍾同以御史贈大理丞謚矣楊繼盛以員外贈太常卿謚矣何遵以主事贈尚寶卿謚矣陳選以布政贈光祿卿謚矣沈鍊以經歷贈光祿少卿謚矣近議鄒智以州吏目補謚矣楊源以五官監補謚矣何得以官品高下而廢勸懲大典也近奉明旨咨訪謚冊發單會議臣楚人也例得言其鄉先正頃如楊漣首發逆謀精忠大節已蒙皇上鑒錄先是給事中李沂抗疏擊大璫杖闕下給事中孟養浩抗疏請冊立杖闕下一段義烈俱載萬厯實錄中秉禮諸臣能任之惟據臣所耳而目之可表可傳者楚有三大賢公論久

定祇以官爵未顯議者闕焉臣敢摭赤以聞故戶部員外郎漢川張緒清操苦節胡威劉渙一流人而風節不減薛仁輔惠政不減陸九淵緒夙與張居正友及柄政不少遜始終以忠告相匡其力拒故人巡撫一語至今在海內名人口居然孫覺錢顛矣林居二十年孜孜以講明正學成就人才爲急遠近謂程明道再見晚節上疏乞代師李材死中外義之跡其一二正足廉頑立懦史臣焦竑傳之以告四方而幽芳徒挹嘉名未錫識者恨之故崑山縣知縣黃岡樊玉衝爲諸生便有徐穉非力不食梁鴻不肯因人熱風節起家兩劇邑家無石儲身無完衣苦節孤誼一肖其師張緒九年滿以吏禮兵啟事皆不報父病乞身歸竟以孝死學臣董其昌表曰孝介先生銓臣王士騏誌其墓禮臣郭正域紀其傳至今兩邑尸祝之種種芳猷鄒志完陳瑩中不是過也公議已僉同矣而

以官卑不爲請不有知縣鄧文簡例歟故長興縣知縣贈太僕少卿黃梅石有恆清操卓識有膽有骨爲令發奸摘伏澡身礪節治平爲兩浙最壬戌偵知葉朗生謀逆聞於撫臣得先發一日擒其魁請於朝立磔之不爾則吳越半壁皆震矣逆黨乘元旦拜萬壽禮突執有恆以報前憤欲因而起兵且逼奪其城印有恆曰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殺卽殺耳朝廷倉庫城池不是我買命物也遂遇害中外咸謂張巡許遠後身今世何得有此社稷臣蒙上贈且卹矣而易名大典方在會議臣有恆友也應爲之請自反此心可對君父臣不愧矣皇上若以臣爲讐言請徵諸左驗張緒仕留都日久大節清風今留都人仕中朝者余大成方孔炤等可訪而證也樊玉衡歷中州三吳治績最著今三吳中州京朝官多矣劉可法顧錫疇等可訪而證也石有恆死節始末大司馬王洽撫浙時

嘗列其狀以聞現在朝端可訪而證也其可令此三臣者姓字不一羅於春秋也哉伏望皇上下該部一照會典從公咨議簪筆之臣速定所以易其名者勿以官階不高而格之世教人心所補裨大矣

請文武一例殿試以尊主權以別真才以濟實用疏

甄淑

我朝之制武科舉於鄉拔於會選於兵部祖宗之法至善也但思文致治武戡亂古今兩重之在文固寬取於三途制科以三試而武獨畧非立法之意有偏輕也蓋兵者凶事也談兵者雄心也在太平之世宜鎮之以靜故凶事不使之爭營而雄心不使之妄動聊設科以收之以存武之一局以適少文者之用而已不似文科制度詳備令其入戶誦讀率土之濱莫不務爲亨途也此文則勸

之修而武則示之以偃之隱意也今何時哉四方蠢爾處處兵
博衣大帶之儒不嗜仗銳披堅之味卽號曰大將偏裨亦不過
日之按籍而選循級而遷以充員數而已見猫之捕而遽責以獵
奚能之皇上軫念封疆曾出榜招天下智勇而竟無一應且大小
諸臣抱憂危之心亦莫不各舉所知而竟無當於用者非天不生
才亦非草澤有真才忍不效於上也品必受鑑而後妍媸辨木必
受削而後曲直明人必觀察而後真偽定今大比武士天下英雄
之萃拔矣與其出榜勤使招募不相知之人於不可得之數孰若
乘其負劍抱策羣然而赴闕下面擇之而精練之之爲便哉與其
以無功之爵祿無窮之帑費飽有名無實之人冒上渙下壑之欲
孰若宏吾網羅嚴吾明試行無私之登庸於無私之爵秩之爲公
哉與其寄耳目於羣情施蒐求於影響孰若聚之廷下俟聖聰聖

明親見親聽之爲確哉凡此入彀多士弓馬試矣策論試矣恐騎
射之一或遺諸藝之全而尺幅之華難信韜鈐之實况掄武與掄
文不同其膂力欲強也技能欲精也年力欲壯也神情欲奮發也
心膽欲忠也志量欲沈毅也才德欲智勇仁義信也眉宇骨幹欲
超也此數者可於尺幅弓馬間悉之否臣請皇上比照場例除頭
項瑣屑不敢煩宸嚴而以策問面試之再以考選之法參酌其用
待放榜之日暫令中試武舉以本等巾服謝本月末旬職方司查
照各生履歷前數名加列單察訪會同九卿科道備細查核其單
次分年貌勇力謀藝才德填註簡明句語或二字三字四字十月
上旬內該司投單諸生過堂諭令各陳所能先期演驗部臣閣臣
商訂揭進十月之望皇上臨軒策問閣臣與兵部尙書提其衡分
官讀卷一聽皇上欽點傳臚第一甲三名始擬僉書都司二甲三

十名始擬守備三甲百餘名始擬鎮撫各出身職方司陸續遇缺補授定於三年內選完以免壅塞臣之膚見如此况總督鎮守廷推國家之舊典也大將廷遣皇上之新美也當武臣進用之始而儼然廷試豈不赫赫盛舉哉雖祖宗原無是法然於舊制加詳非於舊制有背也儻於百六十人中得五得十以濟目前實用而由是永行天下不復貴文賤武人皆童習而壯行之閭里健兒良家義士不堪章句者莫不磨礪以圖一售而國家從此收武之效矣伏乞勅部轉行臣無任激切之至

請旌表祖母陶氏苦節及妹洪有壽妻牛氏疏

牛若麟

奏爲聖世闡幽最切祖母苦節堪憐懇賜旌表用慰孤貞以廣皇仁以隆孝治事竊惟激勸表揚朝廷馭下之禮制忠孝節義臣子

黃岡縣志

卷之五

古文上

七

立身之防維有禮制而後有紀綱有防維而後有風俗此帝王鼓舞一世之大權也我皇上自御極以來凡攸關綱常名教雖細必矜無微不錄一時大小臣工無不砥礪勸勉以觀德化之成而恐有負於堯舜之世况奇行苦節如臣祖母保遺可泣鬼神矢志輒回天地言之神愴思之淚雨能不嘔心灑血爲我皇上陳之臣祖父牛斗承襲祖職授黃州衛指揮同知世沐國恩捐軀莫報乃以急公糧運積鬱積勞而病且死傷哉於時祖母陶氏僅踰及笄忽當異變不但自計一死卽家人亦拚臣祖母勢不獨生臣父牛拱極孕腹中止兩月耳一時倉皇涕泣莫知所爲獨臣曾祖母力解慰曰汝產男耶牛氏有祀女耶死未晚也臣祖母少悟每於風霆震怒之際望空泣訴雖夜必興曰天不絕牛氏一脈亦當轉女成男俯地叩頭聲聞於外里人知之者爲之寒心至期當產臣祖母

恐未必生男陰備殯具蓋前時之強忍自護者實非真生此際之從容就義者誓在必死矣幸而皇天俯憐獲生臣父家庭戚里皆爲加額感傷至一週臣父佈痘危險甚幾不可起醫人觀之者掉臂不顧臣祖母捨地碎首昏憊復甦次晨臣父忽有起色若神助醫驚異之痘已病脾乳漿不能入口臣父或一匕一器或并日一食臣祖母亦一食再食而不能下咽也臣父七歲求師臣祖母訓誨愈切辨色則促之就館暮歸則督課於臣祖父主前背誦如流始命就寢赴館後屬內戚之賢者往瞰之稍弗若家訓未嘗不扑責而繼之以泣也里中紳士知臣祖母之賢欲爲聯姻而臣母陳氏實與斯舉臣祖母莫知所從焚香告天曰牛氏再傳之後一綫之脈全係諸此願憐而明告之卜臣母凡叶吉者三遂定盟納采及臣父成婚禮臣母事臣祖母備極孝養臣祖母性剛烈竟日整

黃岡縣志

卷之十

古文上

十一

襟危坐不輕笑語治家清嚴以古賢母自任臣母侍立不敢少懈命之坐乃敢坐也家雖食貧歲不登甯儉於飲食而臣父師友之費未嘗惜焉稍不給卽脫簪珥以爲供至臣父欲襲祖職時則無其資矣旁求之親友終無應者臣祖母傾金五十兩泣授臣父曰汝父遺也此與汝併相爲命初念留此正爲今日地否則世職無由得襲矣臣父泣而受之始得襲受祖職理學先臣耿定向題其堂額曰千秋節曰節艱撫遺一時闔郡公舉響應皆同乃臣祖母猶謂臣父曰婦人撫孤守節是自家本分內事何必令官府知道是臣祖母尙不欲有生後之名而臣愈不覺增生前之淚矣傷哉臣祖母也臣痛之猶不能言之言之猶不能盡之也計臣祖母苦節四十年而以積慘病終其間奇窮異困酸辛備嘗臣祖母卒而臣尙未生也臣讀書祖母主前一思及此輒嗚咽不已臣妹幼

時恆問之臣語以臣祖母苦節之故後臣妹適臣妹婿洪有奇踰年而早卒臣妹求死再四其姑勸諭之云汝青年自宜再適何自苦臣妹應之曰此亦恆情但恐死後無面見我祖母耳遂痛哭益甚血淚淋漓而死臨終時語臣曰可葬我於祖母之側矣臣一痛幾至傷生雖臣妹柏舟矢志出自性成實臣祖母之奇行苦節默有以風之也臣伏讀大明會典一款凡民間孀婦三十以前夫亡至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又查辛未刑科進士鞏煊爲母褚氏舉節建坊壬戌禮科進士夏時亨爲祖母夏侯氏生母石氏繼母王氏舉雙節俱蒙恩允臣事與例合而臣祖母精誠感格尤於苦節中爲人所難臣妹牛氏仰承祖母之風竟殉始終之義血心不泯至性難忘臣是以反本呼天特抒積痛我皇上以孝治天下闡揚之典幽隱不遺臣水木恩深情難緘默不控於我皇上之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三

前而不忍安也伏乞勅下禮部轉行本處撫按衙門照例旌表不敢上煩國計准臣備資自行建坊則九原之下臣祖母率臣妹相與申嵩祝於億萬斯年而臣此後犬馬之身益盡瘁而不能自己矣

國朝

進奏議疏

劉子壯

爲懇請力行以光

親政事

臣

草茅書生荷蒙

聖恩拔置詞垣三年以來日夜思維矢竭顛愚光贊

高厚及至今春我

皇上親政

恩詔上傳頌頌德意及內外諸臣先後奏疏見我

皇上所以進賢愛民布德除弊爲開代致治億萬年久遠者悉且備矣率是行之雖唐虞三代可以漸臻而望治之心猶有待者豈言之者已詳而行之尙未能敏而奮也臣觀數日以來所降

德音諸臣所條便宜自臨朝講學執經侍班臺諫立仗以及用人理財省刑寬斂諸大典者皆已具備無俟臣言臣所請者惟祈

皇上勤御便殿日召院部大臣將向來頒行及題奏者勅以力行其已施行者務在持久其未盡行者宜加敏速務求至當則內外咸精心實事而天下咸被德澤故不自揆冒昧謹錄親政以來

恩詔

黃岡縣志

卷之十

古文上

十四

上諭及內外大小諸臣奏疏爲二卷進呈儻蒙賜繙譯得登御覽將諸事件每朝臨問責以成效臣不勝幸甚

請罷湖口關復九江關疏

王澤宏

題爲湖口之設關甚險九江之舊關宜復請照成規收稅以裕國課以全商命事竊惟

國家之本計惟財與賦財賦之充足在鹽與關我

皇上頻頒蠲租之

詔屢減額外之徵數十年來農工商賈無不仰戴

皇恩固已淪肌浹髓矣乃有不費

內府之金錢不損

朝廷之額課

綸音一下各省歡呼則莫如湖口之仍歸九江關之爲善也請爲

我

皇上陳之夫昔日之設關九江者因上有龍開河官牌夾下有老
鶴塘白水港俱可停泊多船冬夏不涸無波濤洶湧之危輪
將甚便此誠利

國利民經久不易之善地也後以江西東下亦應納稅暫移湖
口此一時權宜之計耳初未計及湖口一縣地處下流乃江
湖兩水交會之衝又有上下鐘山巉巖峭壁插入江中既已
設關遂成商船納稅必泊之地止有虹橋一港水漲之時大
船僅容數號小船僅容數十隻儻水涸船多不得已盡泊江
外大風暴起巨浪滔天欲求入口而不得欲求渡關而不能
故其患不可勝言此湖口斷斷不宜設關之明效也或謂自
江西出湖以下江南自江南入湖以上江西恐有漏稅之弊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五

不知九江一關征船而不征貨丈尺已定稅無可匿臣查大
姑塘去九江四十里在湖口之內舊係泊船之地應聽部司
委員在彼收稅彙繳關庫以給票爲憑至各省出湖船隻大
姑塘收稅者九江驗票放行各省進湖船隻在九江納稅者
在大姑塘驗票放行則兩處自無漏稅之慮矣年來風濤時
起沈溺疊見商情以積久而不得伸差員以時暫而不敢請
此臣所以不得不代爲請命也儻荷

允行則往來舟楫無傾覆之虞東西商賈無漂沒之苦既於額設
國課一無所虧又於貿易民生皆得其便乃經久無弊之良圖
也臣本楚人九江湖口皆臣久居故於情形甚悉伏乞

勅部詳加酌復務審稅課之盈虛查風濤之險易考人心之向背
一經改正庶船多稅足商悅民安無不仰頌

覆載之恩同於天地矣緣係條陳事宜字多踰格貼黃難盡未
敢另繕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俯賜施行

請通行常平倉法疏

鄭 昱

題爲積貯成效宜廣變通仰祈

睿斷迅賜施行事竊惟民爲國本食爲民天食足而民安民安而
國阜此古今不易之理也臣辦事垣中見戶部覆直隸撫臣
郭世隆爲

聖心愛民甚切米穀久積宜商亟請變通以濟實用一疏內稱應
如該撫題請各州縣所存米石加謹收貯以備賑濟其餘米
穀平價糶賣秋收照數糶買還倉仍將賣買過銀米價值數
目造具清冊報部查核等因具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六

題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將見直隸之積貯卽足直隸之民食穀貴不致傷
民穀賤不致傷農年凶則有備無患年豐則出陳易新常平
倉之善制直隸被其利矣臣請得而推廣之竊思直隸而外
各省俱報有積穀之數俱開有捐輸之例存貯米穀無邑無
之但未奉部文不敢擅動耳查各省昨年豐熟者固多而饑
荒者間有如河南山陝江淮等處內有

奏報發賑者有請停漕糧者是目下青黃不接之狀與直隸同
也夫積穀原以爲民也穀積而無濟於民食其謂之何仰祈
我

皇上迅飭部議凡各省積貯捐輸米穀行令各撫臣酌量州縣之
大小詳察存積之多寡應留若干米穀以備饑荒其餘贖者

俱於每年五六月照市價減糶所糶銀兩仍於本年九十月糶買新穀還倉稍有羨餘存爲修倉之用夫夏則舊穀必貴秋則新穀必賤穀貴則量減而糶以利民穀賤則量增而糶以利農豐歲則出所存之銀買穀以補倉而常使其有餘凶歲則發原留之穀給賑以救荒而無使其不足更將賣買價值動用銀米數目造冊報部查核買穀則覈實在給賑則予開除民得通其緩急穀不至於紅朽如此則常平倉之良法美意行之北直而效行之各省而罔不效雖有水旱而天不能使之災所謂議變通以濟實用足民食以安民生者莫亟乎此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睿鑒施行

劾疏

高宗實錄

萬年茂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七

爲特參無恥之學士以儆官邪臣謂廉恥爲國維之大學士列清華之長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我

皇上賜宴臣工於瀛臺殊恩異數千載一時際此隆遇正當深自砥礪以圖報稱詎有侍講學士于振陳邦彥於排班恭迎聖駕之時二人同列東班適值戶部侍郎傅恆經過陳邦彥向之請安打跽二次于振打跽一次大廷廣衆屬目驚駭而二臣恬不爲怪臣查侍郎學士品級雖有不同而翰林院之講讀學士則體與六部之侍郎相等以其相等而屈膝打跽是替官方也且我

朝制度京員惟諸王認識者近前打跽請安貝勒以下平立答話而已其諸王不相認識亦不請安故雖在部司屬無向侍郎打跽之例而二臣甘心爲之是違朝制也禮曰侍坐於尊前

見同等不起又曰朝廷不涉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矧聖人在上嚴肅清明觀禮之場白晝獻媚二臣誠不自愛如國體何臣在班目擊祇緣賜宴大典仰叨曠代之榮私懷包羞之義嗣又恭逢

聖駕謁

祖陵巡方問俗普天同慶未敢上瀆

聖聰惟是兩月以來道路播聞人人訕笑午夜慚惶隱徇滋懼爲此繕摺糾參伏乞

皇上嚴示戒懲立賜罷斥以申朝制以肅官方俾知無禮之逐共敦羞惡之心整飭廉隅振興士氣所關人心世道誠非渺小臣愚不勝悚切待命之至

附議諱萬御史彈章辯

王德新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六

昨承籤示萬南泉侍御劾陳于兩學士疏不必載入邑乘亦似存厚周防之道新熟思之吾楚自前明楊忠烈擊魏璫吳忠烈參丁紹軾後彈劾不避臺閣生風者百餘年寥寥鮮聞幸有萬公一疏足接前武後之人收拾表章當不啻隋珠和璧乃棄而擲之忍令梓里無傳可謂仁乎藉曰存厚柱冠直鯁之臣爲國家持風紀觸邪佞乃忠誠之心之所鬱發薄夫豈能出此今必爲之深諱是以其言爲傷世教也以其言爲逆人情也容容者舉世皆陰德矣害義孰甚焉若曰防患當其奏疏之時公正發憤有必不敢隱情惜已者固已置寵辱於不顧何賴後人之回護爲且

純皇帝止輦受言特因其稍戇而抑退之迨

仁宗修

高宗實錄仍令芟潤載入固未嘗斥其言也足明言者之無罪矣昔歐陽永叔詆高若訥謂其不知有羞恥事激烈過於此疏而其文傳播當時膾炙人口公未聞構奇禍傳之者亦未聞有所株連况在

聖朝不諱之時乎且其嗣君梓巖現官直牧郵屬採登此疏彼其子孫審知無患而局外乃代為杞憂抑何不智之甚也閣下是典非徒循故事而已蓋將綱紀人倫表揚直節也猥獻芻蕘伏維亮察

策

國朝

殿試策

劉子壯

臣對臣聞人君致治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進言與其文毋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十九

甯過質今臣拜獻之始也又蒙

聖諭許以直陳要言而復以浮蔓之詞聲韻之體雖宏麗可采而

真實或闕毋乃非所學而或辜

明問乎欽惟

皇上陛下

道闢乾坤化包中外驅除亂逆奠安生民隆祀典以達孝廣試

額以求賢罷厥衛以甯人去寺宦以謹始近且勤

召對以開言路弛養馬拔弓之禁寬隱匿連坐之條凡寬大之政

蓋亦漸已舉行四海被其風而仰其德矣然猶

聖不自聖下訪於愚豈以為臣之言誠有當乎雖然處不諱之時

而有所不盡非臣志也夫帝王以天下為一家則滿漢皆一

家也

朝廷雖無異視而百姓不能不異也卽滿人漢人不能不相異也百姓之所以異視者何也邊防之外愚懦之民見一滿人則先驚之矣又有挾之爲重者以相恐其實滿人之與人未嘗不愛也處事未嘗不明也守法未嘗不堅也居身未嘗不廉也而小民預有畏怯之意雖其極有理之事嘗恐不能自直於其前則其勢不能以卒合而又時當變革之初民重其生是以雖有相愛之誠而不敢相信雖無相凌之意而先已自怯也此百姓之所爲異也滿漢之不能不相異者何也滿人有開創之功其權不得不重滿人有勤勞之績其勢不得不隆漢人雖尊貴之位力固不敢相抗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自專者未免輕漢人爲善狡爲朋交其中自疑者未免懼滿人之多強之多執是以有懷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得自

盡也此滿漢之相爲異也今欲去其異而同之臣謂滿人尚質以文輔之漢人尚文以質輔之其以文輔之者設滿學焉或如國子監或如教習庶吉使讀四書五經以通其理觀通鑑綱目以習其事限爲歲月以考之亦可以知奉教之人卽爲他日奉法之人又可以察其才之所堪以爲選授之地其樸者教之禮數以知謙讓通之市易以知義利同之好惡以達其意通之交遊以習其情日漸月積至於化而相忘矣其以質輔之者凡在官以實事責之選授之公於所選之人參舉多少知之錢穀之任於所掌之務出入清慎知之司教者於風俗美惡人才盛衰察之典戎者於民生安擾盜賊平定察之監司以屬吏奉法舉劾當可爲考有司以土田開墾民人歸業爲課凡在民以實心責之如往來毋以其少文而畏

其難近如事理毋以其好勝而懼其相使如貿易毋疑其貪
狠而設爲欺冒如居處毋厭其鄙固而多所棄遠如是則習
俗雖不同道德同之也音語雖未通氣類習之也意見雖偶
殊義理達之也一文一質方將變通古今轉移造物而有何
不化之畛域哉抑臣所祈者願復古日

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鷹虞君臣論道取內外章奏面相商訂諫
官仍得於仗下封駁則上下情通滿漢道合中外權均宰輔
不僅以奉行爲職卿貳不僅以署紙爲能則中心隱微皆可
告語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休也又何遠近百
姓之風不可同與至於地之多荒者逃亡多也民之好流者
賦稅煩也

國家未嘗不寬恩而上之所放下復收之則民不感也

國家未嘗不定額而令之所減吏欲益之則民不知也蓋古者
理財以愛民爲先籍民以墾田爲實今欲足賦稅必先減之
何則今田之開者不及十之五而賦不可免則終不能應不
能應則必有中飽於里甲零侵於差票而民益亡田益荒故
不如察其荒者議蠲焉是上寬必不可得之賦以活民之生
實收散可漸歸之民以厚國脈也若夫民之不能耕者官給
牛種春以助之秋以收之焉又設常平之倉荒歲以備救豐
歲以備貸傲社倉之法察之以月報積穀司之以廉正鄉紳
又訪古西北之水利或堰或防以時築洩東南之圍田如圩
如沙因地修舉務在不擾民而利民則民知田之可種自能
歸業民知賦之可供自能墾田民益歸而農大起農大起而
稅自足矣若夫盜之多有民之不靖則在亟廣寬大之政而

已矣漢光武遣將每日凡征討豈務多殺傷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裴度平淮西卽以蔡人爲牙兵或諫之度曰蔡人卽吾人庸何疑故臣以爲一在酌叛服之法也其來歸者或本於投誠或迫於兵力以恩待之使安其爵祿以信予之使保其身家則無有自疑而爲叛者矣其未歸者或地遠阻化或迫挾相從宜別其首從毋及善良宜完其室家毋多係累則將有相率而格心者矣一在弭禍亂之萌也

國家沛大恩令爲兵者與爲賊者悉許歸農而此輩不知感也彼其喜亂之資以掠劫爲長技以焚淫爲本業豈能退而修農桑之勞事商賈之謹哉其平居三五成羣凌厲鄉黨剽竊江湖聚匿山壑法有所及則望影而逃風有所聞則羣譟而起去之則無盡殺之理留之必求處置之宜臣請令所在揀

其强者備爲勁旅如古府衛之法什伍相制懦者率令屯田以時教閱居則有城守之功出則有禦侮之用上無養兵之費而下無夜呼之聲此亦杜萌之道也一在清釀成之源也小民經數亂之餘幸少安息無不欲守其田廬長其子孫然而守令不治則有重賦以迫之有雜役以困之將帥不治則兵未討賊而先虐民民未受賊而先受兵誠能慎有司之選嚴闕外之法則百姓能安其身奸猾何所藉以爲用乎百姓不生其心叛逆何所指以爲名乎此又端本之治也如是則執亂首而誅之是殺皆仁天下之心也取亂民而釋之是宥皆定天下之術也臣竊憂盜之不息民之不安耶自古開國祈命必在敬德和臣民故周以忠厚享年八百故臣以謂宜廣寬大之政也然而臣有

清問所未及不敢不直陳者夫二帝三王爲古神聖功化之極然其治本於道道本於心故講學爲明心之要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請

簡宰輔侍從先將大學正其句讀說明意義然後四書五經漸而進焉至於大學衍義尤爲切要下手之書

經筵之餘仍將內外奏疏逐事講說印證經傳以敬爲正心之功以誠爲復性之道以仁爲成已成物之本理明可以知人幾審可以制變享國億萬年而臣民咸獲覆載無疆之福者將在茲乎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上學使六策六正文體

呂德芝

五經四子之書聖賢明道之精言也而士子以制藝闡發之能明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三

其道者內可以修齊外可以平治故朝廷以之取士然而有其體矣吾楚以文名海內前哲如林可不具論至今日而文體不正惡濫競登每鄉會墨卷歲科試牘一出強者如飲狂藥弱者如受腐刑其貌襲先正者則印板衣冠絕無生趣而言情致者又如游絲之冒烟煤愈嫵娜而愈汙穢違問發明聖道哉竊以爲文章之爲物也黜青剝紫不患乎無詞偷格換律不患乎無局三家村師亦必取左史八家之佳句爲帖括不患乎無調纖側取媚諧謔爲妍又不患乎無姿與態所難者體耳何謂體詳明誠懇者告君體也殷勤懇至者誨下體也淵懿端直者贊頌體也委曲諷諭者規諫體也數典相機準情酌勢高不亢卑不貶者詞命體也援據允當不溢不苛者論斷體也紀事紀言無所加損者敘述體也詳引實證如義類而轉注者訓詁體也稽其事究其理盡其常變而徹其

上下者辨駁體也且也廟堂之體宏以瞻山林之體曠以逸燕閒之體安以舒祭告之體肅以整責問之體嚴以正宣慰之體溫以寬碑碣之體謹以信箴銘之體微以戒然此皆其易辨者也必也有實理有真氣有雅致而後可謂之體何則文有正體有變體而無非正體辟如青天白日天之正體也而暴風疾雨迅雷非變乎然無風雷也不可以爲天九達康莊地之正體也而高山幽谷非變乎然無山谷也不可以爲地總之爲正爲變皆有天地之實理真氣以流行其間而其致自雅雅致者生趣也於人亦然人有長短肥瘠皙黔美陋之不同夫長肥皙美人之正體也而短瘠黔陋則變矣然均謂之人而未嘗異者以其皆有人之實理真氣雅致以流於官骸之間而形非所論也爲文也亦若是而已矣渾噩精微平通正直接之而泉原萬斛揚之而光芒萬丈者文之正體也

幽奇刻削險峭孤寒若巫峽之猿啼陰墳之鬼語者變體也然十三經楚辭以及先秦史漢魏晉唐宋諸大家固炳若日星而老列莊荀虞晏淮南與夫諸子之自成一家者代代多有而終古不能廢者以其皆有真氣流行於楮墨之間以欣欣然動其雅致而實理未嘗不寓焉耳當今日而欲正文體亦取其有實理真氣雅致者而已矣雖濃素平奇手挽不一而有之者必高超而樸穆精警而醕細發越而光輝整暇而疏暢洗俗豔而卻時趨如是者取之風草之感速而英異之士登何患乎文體之不正哉然而有其本矣言者心之聲也自優劣法廢而士子無所勸懲奔競路熟而士子無復廉恥賄屬徑開而士子不復學問心之亡也久矣安問其言卽有一二自好者杜門鼓篋亦不過以帖括備鈔襲非能如古人之立言修辭也卒之贗鼎售矣魚目混矣彼又何所樂而勞心

苦神以求之於古耶良醫之治病也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楚文章標本俱病而且急焉者也竊謂救之之法當取勝朝天崇及國初諸名稿以針砭其標庶膚浮俗濁之惡燄可殺而俳儷油滑之媚骨以更然後反而求其本以六經明其理以秦漢魏晉厚其氣以唐宋諸大家盡其變而博其趣以成宏正嘉諸名作定其式而正其趨而至要者又在以廉隅風節端其心術性情如是教之涵濡既久神骨一清發為文章莫不各得其體國家豈不重有是文賴有是人哉不然文病日深非細故也

此上繆學使沅策也學使激賞之後訪知其學行親書孝友文章四字額並跋以贈之

書

晉

與西陽令孔德瑑

應璩

黃岡縣志

卷之十

古文上

二十五

嘉麥正祥惟日未久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蒸庶念存良苗親發赫斯爰整其旅駘背皓首奔走道路旌表曜日鼉鼉雷動以此掃敵必將席卷况於微蟲能無驚駭卓茂治密魯恭在中牟時雖有災未若斯勤亦猶子賤鳴琴巫馬出入勞逸有殊立功惟一重雲比興不降靈雨麗此二災憂心忡悒逐蝗之道敬聞命矣不審致禳將以何物

宋

與潘彥明

蘇軾

東坡甚煩葺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計安寶兒想見頽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興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為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

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爲再三申意僕暫出
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蕪終當作主與諸君游如
昔日也願遍致此意

贈別王文甫

蘇軾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
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而不知有文甫
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
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
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邱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
相往來及今四週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
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後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浮
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三

明

與郭善甫書

王守仁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
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相與一堂之上而後快耶來書所問數
節楊仁夫至適禪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答然致知格物之說
善甫已得其端緒但如此誦泳深厚諸如數說將沛然融釋有不
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路多阻且不必遠涉須稍收稔然後
乘興一來不縷縷

與里人書

樊煒

黃白之術世人祕之吾文樂與人同之盛心哉顧若而人者其與
馬僕從周身之物無不畢給耶抑縣鶉枵腹望屋而趨者耶儻用
無不給固宜深居簡出無求於世若猶作窶子狀胡不自治也其

來也果疇昔道義交耶抑絲蘿之好耶不爾則當有一面雅若生
平未嘗有一面而間關千里授以神奇之事則所謂明月之珠無
因而至前不能不令人按劍也

與郭桐岡

王廷陳

廷陳謹啟桐岡先生僕於左右輒有所薦幸君侯聽之客有居門
下者施生雨泗上人也能琴琴能自合材質由膠漆徽軫以上不
一假他手古今人所爲曲操彼誦之曰是可絃輒譜而被之五音
不爽能書書兼真行草八分又能漢楷能篆刻能雜畫數者雖未
臻妙善然其品不下矣能吳謳謳能爲疾響爲慢聲其疾也則激
烈悲壯若劍客互擊瞋目而語難忽然爲慢則闐緩婉媚如孽媵
病姬隱呻澁訴欲盡而不能予每傾耳而聽之未嘗不怪其宮徵
之暗移歡戚之驟逮也其最奇者則於方寸之楮作小楷數千點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三

畫不涪體裁各具於粒麻之上宛轉書之成五言詩一絕卽有炯
眸非極視專瞪數拭屢翕蓄而後張不可得其髣髴誠文園之絕
伎生平之未覩也僕見古昔丸奕庖削之流皆得專精於記籍蟲
贊於聞人此君子下逮之仁曲成之誼也況生所能乃儒術之支
裔學士之旁暢乎卽其人跌宕負氣澹泊寡營羈控莫施疏逸近
達雖無典學之績而妙性資之合雖在韋素之賤而蘊紳佩之器
雖被泥滓之跡而勵振刷之操雖寡儻石之儲而絕愠怨之色至
於負俗之謗時時有之人不以病生生亦自謂不病也然則僕之
禮之獨以其能哉僕於暇日於後二藝面令爲之知其非妄茲不
敢蔽乃以所爲敬致記室一以明慧匠之未乏以一以證吾言之不
虛我侯多材藝而好奇其於此子必有鑒賞矣

詒銓部諸老書

樊維城

職父當戊戌之春深計社稷靈長之慶不惜碎首隕命冒觸天威
幸遇聖明寬仁放之嶺表此其忠鯁獨至誰人不知抑其辛苦備
嘗誰人不憫且前後謫戍有因註誤者有因礦稅者至於國本惟
職父一人詔書云云定有以應此一款職思爲父孤忠吐氣靜俟
休命無何亦蒙吏部列名奏請然所列者止姓名耳今八閱月矣
職父既不言祿祿亦弗及豈諸老先生竟忘之耶夫以勞勩則職
父剖臍以爭國本其疏具在似不可忘以困阨則職父白首瘴鄉
流離廿載似不忍忘以恩澤則明詔特爲職父更宏一網似不當
忘況諸老先生舉親舉讐乃千古之遺直而職父一起一廢關盛
世之典章此甯可漫以意行止者職海隅小吏初釋父書安知銓
除大政忠而見錮必有其端獨自去秋引領望恩至於今日時接
邸報凡註誤觸犯諸臣咸蒙推授卽未及者亦有一二疏中稱其

才望何於職父寂爾無聞深可駭嘆假令職父向以他事去官不
由貪酷亦得際逢覃恩閑居冠帶此朝廷禮士之仁縉紳自重之
體也何況職父所言者國本所爲者君父以正直忠厚如諸老先
生豈以重縉紳而輕君父耶盍試權之職父之宜急推者從來之
國典也其欲緩推者近日之銓事也其不容不授者萬世之公論
也其竟不肯授者一時之私議也國典銓事一屈一伸孰大孰小
職父盡忠原非有榮華之冀然瘴癘風霜艱難險阻幸得再見天
日職爲人子忝竊章綬縱未敢妄冀殊恩豈忍令不返初服乎職
父年雖七旬筋力尙壯况意氣銷磨二十餘年精神歷練不復激
烈能爲國家持大體豈遂無益時事而虛糜爵祿者卽職父恥邀
後福絕郵朝媒亦不肯以進退未明之身受職馳典職不自揣奉
職無狀敢以上請職父向爲臺官不敢望登卿寺班於前者起用

諸臣惟與職所引例亦應得復父職不煩銓曹設處但祈實授一銜則於錄舊之典既全而於權時之誼亦無礙矣

國朝

與熊次侯書

劉子壯

昨座上所言夜來思之過卻此時別無機會蓋撫臺所題楚省兵餉每歲十七萬有奇而民間止供十一萬有奇其在餉兵者分文不可減而取之民間者則有荒熟之異地水旱之異天完欠之異人催科撫字之異官在十一萬尚有三分之一不能全徵是楚省之餉欠至十餘萬矣即使能完亦欠六七萬無措處以此入告將望發帑金乎抑望各省協濟乎今內帑告匱是上無可發而江西之餉責之江南大河南北荒蕪遍地自支不能尙能及他乎計惟有清兵一着汰其冗者則兵不擾而餉無煩再增也近如做鄉民

黃岡縣志

卷之十

古文上

二十九

間極苦屯兵婦子不得寧而雞犬無遺種其望兵之去不啻望歲矣爲司農計上之則盡徹以爲征湖南入廣西之用次之亦宜少減老弱無用以節損浮糜之費如謂地方纔定未宜輕議則做府止留三五百精卒自足以彈壓飛揚蘄州有道台亦可不設兵爲守况前歲之亂全由蘄鎮兵丁凌辱士民蠶食紳富以致激成變亂是有兵更以生亂亦非能靖亂也度此時楚省之困已極新有助修城工之旨則民間無可廣額藩司無處設處不如去無益之兵以損有用之食上不至於憂乏而下不至於重困也敢祈老年兄親詣大司農一商此事以惠困窮以拯軍國不勝幸甚今早期於衙門言之會年兄未來又恐一二日卽司農覆奏遲不及事矣故不避倉卒草此奉聞

上徐藩憲修志事宜書

王道明

通志之修莫難於人物藝文人物尤難於藝文人物中之忠孝節義更難於鄉賢名宦楚自南華著於漆園離騷作於三閭策論表賦傳記詩歌代有作者然去春華取秋實期於羽翼經傳黼黻皇猷而已其繁文豔曲無補於治無當於道者芟而去之可也鄉賢爲衆論所歸名宦有政績足據理學名儒非其人不傳蓋必實行有徵而後舉之口又幾經詳核而後筆之書或有實而不傳傳而不實者鮮矣惟此忠孝節義或生當鼎革之際或託跡微賤之中或其人已死而子孫並無遺類或其事已佚而父老無所傳聞或身以隱而自晦其迹或格於勢而莫闡其幽苟非索之極詳求之極切其剛腸正氣盤鬱固結可以貫金石而昭日月者不免與荒煙蔓草同沒矣而勢力之家好名之士思誇張其祖先標榜其親故或非忠而飾爲忠非孝而飾爲孝非節義而飾爲節義刻傳刊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三

銘連篇累牘公呈私託積案填門幾於人盡夷齊母皆歐柳不且玉石無分耶恭逢

皇上

雍正二年

特頒恩詔凡忠臣孝子烈女節婦一經舉報靡不立祠

建坊勒碑題位其所以維持風俗振起人心者厚且至矣然桑門杜戶之內山陬海澨之遙力不能舉者有之舉而中格者有之他如東海無子令女無親木蘭遠戍貞別嫌微陶嬰早寡禮拒強暴者又豈少也耶而忠臣義士其宜聞而不聞者大都類此執事以館閣之鴻儒作江漢之西伯承

俞開局纂修通志羽檄星馳搜求遺佚固將無美不採無幽不達矣而愚心切切恐奉行者文而不實舉報者私而不公也懇加檄屬郡嚴飭地方官其採訪也甯詳勿畧其申送也甯嚴勿濫果係忠義必臚列其素行果係節孝必條舉其實跡舉得其實褒以賞

格舉失其實懲以罰規夫以執事一人之耳目欲周知夫八府其何能遍而分責之府則無不遍矣以一府之耳目欲周知夫各屬其何能實而分責之縣與學則無不實矣而縣更責之里正學更責之士子做
皇上保舉例而行之務使幽無不達滯無不宣庶幾採者皆遍通者皆實有以仰副
皇上之俞旨乎他如發凡起例比事屬辭則操觚者責也無所復贅矣

與萬南泉書

蔡新

舍弟都中來信知門長兄二月得郎真大慶也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吾兄今日兩得之矣聞四月內南旋未知何時到許闕爲面別特草數字以當促膝我輩平日過失叢滋稍不及檢卽墜落

黃岡縣志

卷之五

古文上

三

萬丈坑塹但當時時動心忍性搜尋自己病痛力加振刷克治使身心中確有可據然後可以言命吾兄氣質剛勇學識深邃非弟鄙劣所能望萬一者獨迂愚處亦頗同病回家以後更望一意涵養口不言出都之事素精易理卽取屯坎蹇困剝復履謙等卦時加觀玩講求古人寡過之方而實體之至斯世斯民之故亦無時不往來於胸中此自是吾儒心性中事非關用舍也此際卓然有見方有站腳處若徒於盈虛消息禍福榮辱等事淡漠置之一達觀者能之非所望於賢者也弟拙疎如故悔吝愆尤日見其多受命以來刻刻悚惶數月之間心力俱瘁祇求自盡此外是非聽之輿論得失憑之氣數亦不以介意也伏冀細不便卽留息相示知交落落又復水流雲散然精神貫注亦無時不合併也久不談不覺縷縷餘不一

論

國朝

論往事

朱日濬

天生人才固無所不用然用之於常雖庸夫亦有一得用之於變在賢者不免失措按長水日抄云通州距京城之南四十餘里城中積糧數百萬石英宗己巳之變北方兵起謀報欲據通州倉糧朝議先焚倉廩會周文襄公忱至京師都御史陳億敏公鑑問計於周周曰若如此是敵未至而棄軍實非計也盍若檄示在京官軍旗校預支一歲之糧各令自支則糧歸京師又免輦運之費不數日賊至通州無所獲而去濬謂文襄此計自是正當道理初不難知但倉卒之間無由遠見及此耳故曰居常貴經遠之畧御難重應變之才昔流賊張獻忠將破黃州府北城外卽蘇東坡赤壁黃岡縣志

卷之五

古文上

三

也中有高樓三層迫近於城衆議恐賊據以窺城遂焚之樓之下有大石碑十二列於兩旁皆擘窠大字係東坡親書赤壁二賦迺麗勁秀昔人所謂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罕有儔匹者俱付之一炬之中濬當時年方十餘固建言若焚樓先移碑碑不及遷當折樓以全碑當時司牧及鄉先生於卒然之頃無暇熟計且不留情國寶置之罔聞遂使千年勝蹟蕩爲灰烟嗚呼惜哉

葬論上

呂德芝時素

葬者藏也所以愛其親也人不能無死至愛如父母及其死也不能久留於其家故葬有定期人有長物藏以善地况父母之身乎故葬地必卜卜也者愛其親之至也人之目不能及泉壤恐土薄水淺葬者或速朽焉人子之心弗忍也卜吉矣深掩而堅築之時而展視之人子之事畢矣然而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未有不

朽者也而孝子之心以爲不朽斯不朽矣何嘗有某山某水宜子孫某干某支宜富貴之說乎自聖道不明人欲橫流陰陽之說又從而蠱之不肖者乃挾父母之骨以爲奇貨淹閣暴露養術士數十年以謀之大者望卿相次者科目下者溫飽舉人生之道德學問一無所用而惟待命於地靈卽盜跖而得善地其子孫亦必昌熾焉士大夫又從而緣飾之傳會之遂將人子愛親之心一切出於私利而牢不可破夫五經四子之書聖人之爲後世計者至深遠也屬在教孝者益諄諄焉至於葬不過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葬之以禮與無使土親膚數語耳孔子爲中牟宰教民以五寸之棺七寸之槨依山爲墳不封不樹曾子問喪禮詳且盡矣未嘗及於擇地使果有堪輿之說何難明示一言教人子以審慎而反刻爲定期久卽罪其暴露哉晦菴朱子大賢也誣之以五遷其母夫

防墓之崩孔子泣然曰古不修墓咎其始之未慎也朱子當此大事不慎於始已非矣乃至五遷何不愛親之甚耶市俗不足道薦紳先生以爲美談抑又何耶漢陽王孫羸葬以速化張奐幅巾措沐櫬殮卽掩以土盧植亦命土穴掩埋不用棺槨趙咨遺令時服素冠藉黃壤以速朽固曰賢知之過而要皆不惑於葬師者河南吳祐葬其親於不封之地術者謂法將滅族祐不之動宋司馬溫公葬其先人以己意擇便利者行之不用葬法呂東萊買荒山四十步哀兩世之喪以昭穆法厝不計支干向背然吳祐四世爲司空溫公兄弟爲列卿至宰相呂氏名賢代出文獻中原是遵何道哉或曰如子之言當如何而葬曰如孔子之言葬之以禮耳禮何如曰貴賤視其職有無視其家五月三月踰月視其等耐祖而依其昭穆者善也無可耐惟擇山之南向而後日不爲城郭道路田

畝者掘之五尺而視土之燥溼燥可用矣加之卜筮以致慎焉有財者爲灰隔漚青之制以盡人子不欲速朽之心否則縣棺而封仁人君子當不以薄其親而非之也是之謂禮曰若然葬書不可廢乎曰其當廢也久矣溫公會疏請焚之其言不用安望於今其亦存吾之說以俟後之知道君子耳

葬論中

呂德芝

或曰子旣非堪輿之說矣但易曰俯以察於地理公劉之詩曰于胥斯原瞻溥原陟南岡楚邱之詩曰揆之以日景山與京周書曰我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又何以稱焉曰是皆謂民事與國都非葬法也剛柔燥溼五方之土不一其生民種藝亦異聖人察之教以稼穡而定其貢賦故土田之沃瘠耕獲之早暮風俗之奢儉人民之強弱無一不知而酌其政治使安其職業此民生之事也

黃岡縣志

卷之十

古文上

三

豈支干向背之說乎至立邦建都相陰陽而觀流泉則國制也向明而治九重尊焉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以臨民而聽政故必土圭以考景城郭以設險堂楹廡宇以置官司闡闔閭以處百姓於以長久生聚蓋卜以定之而後遂人匠人各奏其技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者是也然亦僅曰築室于茲耳豈謂葬乎至於葬則有其法矣周禮大宗伯之職其屬有冢人掌公墓之地辨貴賤定廣狹圖以限之先王葬居中子孫以昭穆爲左右諸侯卿大夫士以遞而降罔敢踰焉又有墓大夫掌凡邦葬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族葬各從其親而亦以昭穆爲左右然皆就郭外寬閑之地各爲塋域毋耐於父穆面其昭無所爲龍穴沙水之法也蓋先王之於民也生則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以盡愛養死則定其宅兆聯其戚屬以永孝思故宋儒謂周禮爲天理爛熟之書此類是也秦漢以

來古制雖湮邪說未盛卽奉尋邾孟之徒精於陰陽而仍無一言及埋葬至晉郭璞以方外之學著葬經二十篇其說始堅而後世傳會增益之者一曰宗廟之法主於星卦宋王伋行其說始於閩中流於江浙一曰江西之法主於形勢以爲龍穴沙水始於贛人楊筠柔會文迪賴大有而盛行於天下至謂其術可以奪神功回天命致功於人力之所不及以致人子之於父母生則利其身爲怙恃之資死猶挾其骨爲富貴之具儼然商賈之畜奇貨焉士大夫又援地理之說以文之謬戾背道不求於心其爲說也白晝喚囈生人鬼語不可以欺牧豎而搢紳信之若詔令焉以致離其祖域棄其禮祔破人之塚盜人之墳甚且並已親之骸暴露棄置焉而恬不爲怪唐太史呂才著葬經序以闢之其言有物而人不之信愚夫之難曉乃至此與聖道不明邪說恣作生民之禍至於死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三

後而未有艾也有心世道者能不思所以挽之乎

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論應

萬年茂

制

謹案帝王之治天下以道其本道而行之則以制制者因時制宜以求合於道焉爾天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親義序別信之理未嘗一日泯於人心聖人順民欲而爲之禮防民隱而爲之刑其禮與刑又視時之上下而斟酌焉及其既定子孫守之數百年而莫之或改然臣觀聖人之制禮也恆詳其制刑也恆畧古之治民者飲食有經祭祀有時燕饗有節冠昏相見之儀一切皆有限制彼其養之以天安之以性使民油油然趨於爲善之路民之得過者亦寡矣其或過而卽於刑也然後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夫聖人之於刑其輕重非至難明也然必原父子

之親立君臣之義同犯一科情有淺深臨事而詳議之以爲其事
既著於禮矣出乎禮乃入乎律而小大之比使人得引禮而求其
當者蓋亦例所自昉也夫未有律之先刑從禮出以禮爲制既有
律之後刑從律定以律爲制制既定於律矣而古今之沿革時事
之同異與人之情僞日淆或麗於法而律所不載者例實載之於
是例始別於律而有以操禮制輕重之權禮之輕重一操於例則
必能守例以通例之窮而求禮之意乃行之既久一事數例議事
之人不能記覩也以其案委之吏胥吏胥因緣爲姦輒匿其案其
具賄者然後爲出例焉賄多更擇其善且輕者予焉既以欺嫚有
司而有司之文巧者復利其然亦得意爲比照以快其恩怨而遂
其自便之私苟其私之不便雖以法所當然亦將置之不行矣而
所行者又必例之所有例或無之則曰情理雖協如名例何若以

例居情理外者於是例又別於禮而並以其權操律之輕重夫例
既以權操律之輕重則其去禮益遠而例幾於不可勝窮宋臣蘇
軾有曰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自今觀之宋之
無法甚矣熙寧以來敕目滋多日以眩瞽而當時諸臣猶曰任法
彼其例果可謂之法乎天下之弊至不可防也我之防弊者逐弊
而生而人之弊又常出於所防之外故莫若審其端於禮而一其
權於律禮者陽也律者陰也陰常居於冬以佐陽律常宰乎例以
佐禮例不定則律輕律輕則人玩法人玩法則上下遁上下遁則
無以成尊尊親親之化而教事無權然而議例者不知也譬之物
然真於堂矣又以爲宜於奧真於牖矣又以爲宜於楹天之雨露
不私一物聖人德教不私一民卽令真之而安亦無益於天下之
大況其不安而以供吏胥之抵欺滋有司之抗弊焉政之迷也有

自來矣且夫琴瑟而更張之必其不調之甚者也爲政而更化之必其不行之甚者也天下更化之事自有其大者遠者而豈在區區之間乎果能立綱紀興禮讓成教化使上下有序六親和睦則天下固已無事矣惟其不然故多其例以制之又不能深知天下之利弊而出以至忠之心愛國之實惟以疑事嘗試於上苟爲自媒而僥倖其一遇焉然則其議幸而不行耳行之或滋擾矣下或以爲具文矣久之或復故處矣夫當其言之已無要其必成之意其濟否不可知其當否未嘗問又何怪弊之叢生而他人之更苛而議其後耶此所謂無制之大者也史稱蕭何爲政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夫高祖定天下興禮致治一切未遑不以此時講求三代之制以幾所謂復於古者術亦疎矣然而兢兢守法之意未嘗不可師焉何也古者秉禮以權律後世秉律以權禮禮經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三

散軼若不主律則律奪於例而例益以繁故守律莫如定例也定例者必息紛息紛者必當理息紛而後能達當理而後能久達者行之以彊久者要以之信彊以信然後能通律之窮求禮之意而以合於王道之大全焉則天下其庶幾可得而理也與

三烈婦論

汪士倫

曩余聞枝江曹靜軒先生之女適馮樂道卒以身殉夫其事甚烈先生信而責之有余不知其所以死之言心識之未幾而吾邑周世五之女適胡登祿胡靜山之女適嚴厚鏞亦先後殉夫事畧相類然後知三君子之教能行於其女而三烈婦之所以死未始不可大白於天下夫夫歿稱未亡人言其旦夕可亡以了從一而終之願彼代國小君摩笄著地王家少婦死骨猶香雖有慷慨從容之不一終不得以其死爲過也卽曰無成有終夫亡代養如漢陳

孝婦之所爲固方靈皋之所謂承夫之義而亦不必責之於有他子侍養者也夫志之堅者思必苦思之苦者慮必深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亦自顧其時勢何如耳今三烈婦皆以舅姑有他子菽水可託各行其志亦固其所且烈女之不更二夫與忠臣之不事二君等孔父仇牧之死石碯之不死皆春秋所予未嘗有所軒輊於其間烈婦之死其道彰彰無可議者在昔崑山歸善世之妻自數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少年宜死舅姑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竟死之倫謂其所見之大尤在自有子奉養一事蓋人子能使其妻死義是道行於妻子而爲死孝人子能使其妻代養是亦道行於妻子而爲生孝三烈婦始欲成夫死孝志固與生孝無殊而其志豈不諒哉或又謂殉夫之事得無有瘠色洵涕叩膺憂容類於敬姜所云好內女死之之言乎倫曰不然敬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三

議

明

上兩院夫役議

茅瑞徵

本縣水陸要衝八省紳冕之域舊例夫役臨時給價召募乃夫價除客夫力夫兩項虛抵差占外實編歲不過千四百餘金耳以四季析之每季不過三百五十金一遇銀擯用夫動以數百名計募夫之價動以數十金計此等一二起便去百金矣過客取道用去百名以爲常如送黃陂每名一錢六分用百名卻去一十六金矣

勘合之外又出火牌本色之外復勒乾折動日照前應付而境上
委官掛號中多曲徇有避風險改由陸路添用擡夫數十擡後遇
船至用亦如之者江行多乘風便乃拽船夫輒用四五十名間多
至百名明知無用儘飽長行之豪者上司長擡一擡用夫役三名
官轎兼程間用三班以上乃過客亦緣以爲例動請多加稍不如
意卽公堂鼓噪者年來夫價缺額一至秋冬束手無措必至挪借
條編湊用語所謂錙銖取之而泥沙用之正爲此項會查舊時經
奉明例隔省不准應付吹手不用馬匹習舛至今勢多掣肘若非
憲禁申飭將來何所底極合無今後定爲成例凡遇使客往來水
路應付船上水挽舟夫無過三十名下水隨流夫無過二十名陸
路應付照擡照轎每擡一擡止許用夫二名每轎一乘止許用夫
二班吹手止用一副家屬不許多用阜壯勘合火牌不得重支隔

黃岡縣志

卷之手

古文上

三

省武職不得濫給仍請刊示木榜豎立通衢有仍前冒濫應付及
聽折乾者查參議處庶杜一切虛糜之弊

實錄補牘議

賀逢聖對揚

逢聖等近睹禮部會議謚典一疏欲將國初不盡名賢另行補牘
且云不信傳家之錄不憑諛墓之文惟駿德鴻猷煌煌國史者予
之逢聖等考得原任應天府府尹張璘則載在章皇帝實錄者也
按實錄璘字文玉湖廣黃岡人永樂中由進士擢山東布政司參
政改山西宣德二年調福建考最陞應天府府尹璘聰明廉潔幹
濟所至能恤民爲京尹不諂中官雖屢讒璘於上不聽未幾以病
死夫章皇帝實錄纂修於楊文貞士奇楊文定溥楊文敏榮王文
端直王文安英數君子之手其抑揚予奪最稱嚴謹嘗攷中間品
題絕少全瑜之語京兆非有清潔真操敷歷實跡安得邀此特書

諸先達非係商推最真嘉與最切安肯錄之死後二百年之定論
既已久而可徵諸名卿之公評尤爲確而可據視近日之取信於
碑銘傳誌雖連篇累牘而猶費推敲者不啻星淵也儻得俯賜稽
查概從補牘庶人知姦修者雖幽必闡論定者雖久不遺將謚典
有光而國史亦重矣

國朝

條陳徐藩憲修志議

王道明 雙崎

伏惟

聖天子萬國同文大憲臺三楚敷命奉

詔令而纂修通志徵材藝而開局棘闈洵

熙朝之盛事曠代之希逢

某

漢濱末學崎嶇散材欣逢徵命仰接

清塵叨咨訪之維殷已芻蕘之先獻不盡鄙意載冀鈞裁謹

黃岡縣志

卷之十

古文上

四

條其目於左

一曰慎總裁以專委任衣必有領領挈則衣振網必有綱綱舉
斯目張故三軍受命於元戎而六官總成於冢宰明乎權有
攸屬而職有專司也志書之爲例甚繁局中之人員不一欲
定規模以從事莫先總理之得人荆公私議蘇文只緣意見
各出盈川恥居王後總由才識相當非品第素高則物望難
服必文行俱美斯筆削可操惟執事謙衷飲物如姬公多藝
而驕吝兩忘善氣迎人若東里修辭而羣材悉展以之品隲
人物定堪祖述麟經上下古今無難衙官馬史迺復不自滿
假謙讓未遑如其聘彼鄰封必求道重一時不但學儲四庫
卽或採茲楚地亦須德高八郡又能才擅三長然後鍾繇閣
筆於王粲君苗服膺於陸機也

二曰量才學以分職事夏鼎商彝非不寶貴也過其時或無所用宋斤魯削洵可珍重矣遷其地弗能爲良故帝世五臣工虞不侵水火之職孔門十哲言語不隸政事之科人各有能有不能才各有用有不用也修志人員得自徵聘其採之也各舉所知其應之者唯命是聽疇敘事疇斷制彼此不必相兼或古潔或高華體裁烏能一致惟是分厥職事量乃材能如令狐芬作周書政務採之蘇綽清言採之牛宏要自各見一斑若歐陽修纂唐史百官撰於堯臣五行撰於羲叟不妨兼收衆美惟隨材而器使期相與以有成將見其始也如百工居肆分則專專則精其成也如千腋爲裘合斯備備斯美矣

三曰蒐遺書以備稽考周監二代傷杞宋之無徵禮闕冬官因

黃岡縣志

卷之十

古文上

聖

簡編之散佚故蘭臺石室寶片紙如球圖天祿石渠拾遺文於灰燼其傳之者精由收之者備也楚北志書以八郡爲分地八郡私乘以各屬爲權輿無事遠徵卽言黃郡郡志自太守蘇良嗣手爲蒐輯後則闕有間矣縣志自邑令茅瑞徵重加纂修前之存者僅焉李公彥瑁續蘇之舊書成身沒其遺藁挈之西歸董子元俊繼茅之遺文煩未梓並前板付之南正他郡別屬雖不盡然文散獻凋大都類此惟收遺補缺購求之切若河間自瓊冊瑤函收集之多同汲冢連昌舊事豈無故老能傳秦火餘灰自有伏生竊記後先並採同異兼收然後去謬刪繁萃純白於冊府磨光刮垢發綺麗於塵封作三楚之成書爲一統之底本是所願也詎不美哉

四曰廣採訪以宣幽滯山川風土班史合朱劉爲一書紀月編

年綱日本春秋以載筆雖天文與地理並重而人物較藝文更難蓋藝文所載不出詩賦歌文而人物之編尤重忠孝節烈時當鼎革之際舍生取義忌諱偏多處人骨肉之間殺身成仁嫌疑莫辨江濱城畔誰弔忠魂蔓草荒煙長埋貞魄矧夫滄桑忽易事漸不傳子孫式微力難自達雖題請之疏靡歲不申而節孝之行所遺過半願借仁君之巨筆發茲潛德之幽光不費帑金東海之行不朽但濡楮墨西山之操永傳此風俗所以長醕而人心於焉復古也故前已言之切切茲復更爲惓惓

五曰嚴考課以責成功處囊脫穎志士以之自伸並駕登先才人於焉其奮故歐薛各修五代史長短聿分韋劉共著舊唐書煩簡互見況夫文不一手職各有司苟非考核維嚴必致

優絀之辨志書大綱領之總裁分纂寄之衆手發凡起例不免技盡雕蟲比事屬辭豈曰才皆倚馬應準日省月試之法以定餼廩稱事之規如其次第敷陳長於體要參互考訂得其指歸敏若袁宏速如子野卽當獎以優格薦之當途如或考古旣乏其實立言或無其學專家有愧分校弗勝卽使數牙籤於甲乙彙部帙於丙丁自是用無求備之心不失教其不能之意如是將見敏拙立分情勤立辨局無冗食之員志有立成之日矣

六曰寬時日以求精研據案制書世推阮瑀當食草奏古重禰衡公權七步而成三詩劉敞一揮而就九詔此皆得之天才未可強以人力至於濡墨腐毫相如取多而用博輟翰驚夢揚雄思苦而詞難張衡賦兩京十年左思作三都一紀必遲

歲月乃構鴻篇然則著作之遲速不可概繩而纂修之工程豈能預刻乎修志義主尊王立言事同作史傳疑傳信必因畧以求詳大書特書在別微而辨似考於古錯之綜之參之伍之不可以不謹也證於今討焉論焉修焉飾焉何敢以或苟乎惟嚴其課而寬其期毋刻日以考成俾擇之精而語之詳得備稽而切究則子野之拾遺釋川之雜記可以兼收蔚宗之斐亶承祚之高簡無難媲美矣

序

明

貳守趙君述政序

王廷陳

趙君自黃之貳移尙書郎黃人愛莫借焉夢澤子乃爲之言曰嗟乎今之弊吏二而俗謂良也一曰畏吏二曰怒吏何謂畏吏舉虞

黃岡縣志

卷之十

古文上

學三

其咎執辟其怨遭事首鼠苟而日月而傳視官惟其私之善而已斯之謂畏吏何謂怒吏不能其上奴遇其屬怙愎以逞而人莫之堪微沮焉拂衣起矣斯之謂怒吏其畏也是惟救過不暇而何理之能其怒也擇而官之冀其圖也而以憤誰則懟焉茲二者俗謂良焉而予弊也布君之履而祛之可乎君之涖黃也守乏而攝焉者過半是故國人忘其貳也君忘其攝也長吏之臨也弗毀閑以務悅焉上不謂簡禮而褻之弗恃而倨殷務薦至是惟他有司宵續不給徐而措之不疲而輯更而爲衆虞後至則曰咎惟身焉其利也引寮以分推而不有於胥無愛以小賄覺曰胥也士責之過矣杖而釋之胥憚莫繼犯故郡之門無書扁入者不何而胥貧亦無賄敗胥德焉曰賴以免戾君實庇之其敢懟於里之俠不假也侈而踰修軌以幅之里之悍少誣右之良或曰必窘右君曰右民

之望也矧其良一而裁之其何能平直右而罪誣者夫其不毀度而諛也其不辟咎也其不暱胥也其不俠之假也是非僻而畏者也夫其不恃以倨也其不有譽也其不微疵之指也其不執而寤右也是非僻而怒者也是故君之治屬安焉而長吏宜民德焉而羣胥不怨辱者籍焉而右不病也是而進之其天下將裕黃何得專君焉

賈子篤本序

王廷陳

賈子黃人也而家於燕其先世皆葬黃焉始祖勝葬賈坳六世祖興甫仕元葬泉嶺明之初造五世祖忠往歸焉累官指揮則自雲中反葬楊畝忠子恆恆也死事後是無復反葬也而守者浸弱業也他有有者不仁暴而據之於其巔也屋焉於其側也竊而葬焉粉櫝見誅山麓不完守者莫何靈也用悻賈子適滇道黃拜墓下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四

愴然悲焉曰嗟呼狐死首邱代馬悲風羈鳥商號故棲是眷操而南音土風之係也疾而越吟惊寄之由也是故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聖之準也仁之則也恆之後無黃葬者力也乃心未一日去黃也鄉人不仁而暴吾祖吾敢不讎暴而不讎罪浮於暴聞於官官曰有弗讎者無祖也於是乎童之山也植於是乎裂之陵也完於是乎渙之族也收於是乎怖之靈也妥君子曰仁哉賈子禮樂在茲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節推嚴君嘉政序

王廷陳

觀風者嘉嚴君之政而禮焉國人以聞諸夢澤子夢澤子曰政可聞歟曰可夫黃繁獄之域也夫子聽焉而優且多習訟者也精跡乏核則躐而愬以下覲聽者以其自也而曲庇焉聽者匪人忌忤而務媚得而不執夫子不然惟得而已不虞其忤上亦遂之國也

蝗委捕焉曰蝗異也異由政政之不求而捕是務捕以己異爲劇之矣乃省咎去做精禱迹阡量獲差賞有轍之原蝗無留也麻之學宮邇河漲而衝圮親宮學士謀徙長老曰地則靈而徙焉不可且不防而徙衝復及其能亟徙亟徙將棄邑則曰誰能河夫子乎大吏聞之因以命夫子曰弗費莫輯矣乃命虞誅材之能久者遵岸之足布而入之出其顛腹實礫焉巨石藉而疊岸立若磐鑿支河二其旁分其衝而殺之水至三注邑之人幸焉曰微君學宮魚入矣室廬其濺洙矣茲而後其名嚴河三者政之大者也夢澤子曰政止是歟曰何爲其然也讒口亂聽枝論奪本斯其爲訟也大矣饕餮是肆魚肉我良斯其爲蝗也大矣暴客伏姦伺焉而決斯其爲河之患也大矣夫子惟是之務息也訟如是之務捕也蝗如是之務防也河如夢澤子曰政止是歟曰何爲其然也利義戰心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望

互勝不下斯其爲訟也益大矣私妄族據蝕我善萌斯其爲蝗也益大矣奔欲潰理隄之莫遏斯其爲河之患也益大矣夫子惟是之務息也奚啻訟如是之務捕也奚啻蝗如是之務防也奚啻河如夢澤子曰躋哉國人之言茲政之所由來歟其見禮也惟以是歟

貳守蕭君明慶序

王廷陳

黃貳守蕭君遷司徒郎或問於王子曰國人慶乎曰不曰何故曰其君子明於其政而冀其顯庸曰君之良也六年而遷其晚矣其小人幸君之足賴而欲私之以終惠焉曰吾母也俾不吾是子孰令借之借孰聽之是以弗慶曰於子謂何曰其弗慶也慶孰大於是則夫子之政不近名而近民爲廉也弗爲矯爲直也弗爲激爲嚴也弗爲苛爲寬也弗爲弛爲明也弗爲察爲敏也弗爲驟爲

斷也弗爲復是故其於民也無或陰焉無或窘焉其於屬也無或
馮焉無或暱焉其於長吏也無或逼焉無或媚焉夫其不爲矯之
類也其於名也不亦不近乎夫其爲廉之類也其於民也不亦近
乎夫其不近名也是以後聞焉而竟聞也乃遷焉夫其民之近也
是以民望私焉其竟弗能私也乃懟焉是故晚而遷者養君之譽
也不以君私黃者國之公也或以王子之言聞於國人於是乎君
子不以其晚恨君之遷小人不以其私幸君之留今而後國人無
弗慶者

郭善甫歸學序

王守仁 陽明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
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
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螻莠時其

黃岡縣志

卷之十

古文上

興

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望於有秋夫志猶
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種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
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不熟弗如莠稗也吾嘗
見子之求嘉種矣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
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繇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
徂夏也繇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
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
亦大可哀歎從吾遊者衆矣雖同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
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
矣

贈王行甫序

郭子章

王行甫北上公車走武昌辭予予無以贈行甫則以言行甫之才

雄幾於八斗士大夫爭下之行甫之數奇阨於一第士大夫爭憐之茲行之燕上黃金臺下者憐者交譽而互推上之人佐史局藻繪謨猷球璵禮樂次之出佐劇郡煥奇山川覆露閭閻卽未能究行甫且抒其一二而予所期於行甫不謂是也黃自蘇文忠公監稅以來林籟結響泉石激韻至於今是則是效奕奕熊亦充箱照軫矣二程祖父世居黃陂發祥於茲蔚爲名儒至於今能紹明其學者唯耿天臺先生主之周廷尉與其弟太常君羽之卽有談仁義稱古昔者不過若文士之林林豈興起於文者易而興起於道者難邪乃行甫論文與王元美吳明卿二先生遊論學與耿先生遊意固欲成之邪夫文與道非判然兩物也行甫以其根原窮二程之正脈而以其枝葉陟文忠之芳躅卽才雄八斗不自知其雄卽數阨一第不自憫其阨赤壁邪金臺邪夫惡往不自得邪予黃岡縣志

卷之十

古文上

七

之所期於行甫者以此

聲音館柱楣隙景自序

樊維城紫蓋

先太孺人生城時家大人夢寐若見靈異城生五日卽呼父母再言悔悔於兄弟中稍得憐愛也竹馬之年感厲氣嘔血斗餘夢天帝召如李長吉故事力辭父母情愛不忍割後雖用不死自此得癩疾發則狂躁號走成童以前歲恆八九作父兄有事四方不及課城所肄業是以年近弱冠學尙未殖先伯兄自粵省父旋屑榆講論城不解始內慙稍從事制舉藝朝夕依仲兄先伯兄不獲卒教復奉檄之德陽城時雖諸生耽誦帖括年漸壯家人責以典謁負薪事不得專意下帷乃悔其幼同輩以城未知名與遊者亦少惟往來里中三何君甚驩先太孺人見城得一友卽色喜然城甚愚不能承志每試輒後中外昆季多名士城自媿避不敢雁行乙

卯先太孺人捐簪珥拊膺罔極瞻祀無從先伯兄既早卒偕仲兄治喪熒熒之餘繼以總總無復問舊業矣丙辰冬始殯先太孺人於先塋側時家大人養疾來以七年未嘗見一吉祥善事開口而笑計此身縱事母日短猶當竭綿力以慰吾父顧親友益落落復依三何君遠思敬臣問父之語時覽僧虔誠子之書不羞凡鴛鴦意十駕戊午領鄉薦錄其夏課詩文若干首題曰柱楣隙景紀時也嗟呼勉承庭教尙遜肯堂感念先慈忽焉過駟城敢梓是以自鳴耶聊以志吾哀思云耳何君者二爲媼兄弟韋長緘仲也與年相先後一爲同門兄綱卿也年雖項背望而城實師之戊午陽月一日黃岡樊維城技血書

汪闍夫文序

注名
燦南

湯顯祖

若士

說者云舒櫻甯實蚤慧其家司馬故晦之以神其事夫以櫻甯之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哭

大對其援古昔切時務有學究老吏所不能說者良不妄以予所聞汪闍夫何年少而多奇也其爲文奇肆橫出穎異獨絕磅礴而前天下莫能當聞其家太史故欲爲晦闕扇之深室寘書數萬卷絕不通賓客度非太史不能成闍夫矣雖然闍夫之光故自難掩賈生弱冠吳河南舉秀上聞王僧虔弱齡袁司徒望風推服世患無吳袁耳此道父不能譽其子亦安能祕其子耶風胡之治劍也百辟而成之祕不以示人而鋒芒睒絕迺至於斗截彗飛鳴吳出楚其祕之久也玉人之治玉也百琢而成之不示人以璞而精華流炫迺至晁采宵光城秦國虢其藏之久也闍夫之祕藏久矣太史公可出以示人矣

朱咸一近藝序

荃宰

艾南英

千子

事之至難者莫難於御衆一畝之宮上妻子而下僮僕不待智者

而後能御之也淮陰論兵過十萬不以許高祖夫將百萬之衆如使一人故多多而益善不然智愚勇怯雜揉不齊金鼓之聲作而敗端見矣此苻秦之師所以殲於淝水也讀書爲文者亦然苟其學一先生之言而止則亦何難之有至於上下數千載什伍伍井然於吾心而又融洽其神情使達於吾之手與口此何異於將百萬之衆呼吸運用如使一人者哉蓋嘗思之國朝著述之富無踰於楊用修用修生平所編輯百有餘種老師宿儒不能悉其書目可謂有衆百萬者矣及觀用修所自爲文何其萎爾不振也豈用修徒有其學而不能達之手與口歟若是則雖有百萬之衆而不能呼吸運用如使臂指無羨乎其爲博也假有人焉其博無愧於用修其役使載籍不獨見之於古文辭而併見之舉子業使其性靈與其學術相輔而行乎聖賢之旨則君子於其人宜何如然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四

自吾求友於天下始於豫章得王孫鬱儀鬱儀著書頗宗用修然及其所爲文則吾不能不以憾用修者恨鬱儀而又以王孫故不得見其長於制藝則吾尤以爲歉最後至齊安又得朱咸一咸一著書不亞鬱儀而詩通文通詞通於予意尤合齊名一錄較班氏人物踵事而增詳未知古今人相去若何其於樂書窮律尺聲器之變則又爲儒先之功臣意咸一所編輯必窮年矻矻億精神忘寢食疑無暇於詞章之學而咸一游刃恢恢讀疏園草比物連類有足悲者計咸一所得於載籍如將百萬之師呼吸運用若使臂指已見其全矣而間出一二制舉業以示予則鬱儀之所無而用修之所僅有也嗟夫學之博者每至舉子業而窮何也彼其所傳者古人之神也其蘊籍古今嘗具數千年載籍之理而性靈之妙至蹈襲古人一句一字而不可則所謂將百萬之衆如使臂指者

又在言語文字之先此吾終身習之而猶見其不及而咸一爲之
有餘地故予至黃岡獨深交咸一而黃岡人竟無有知咸一者彼
將學一先生之言而足豈能窺咸一之涯涘哉咸一廉讓孝友與
其兄析箸而居多所推予而獨留心著述然咸一於車戰舟師皆
有師授與予言天下事嘗有杞憂發恤之慨區區制舉藝與其所
編輯又其小者天下無事則已天下有事不能不用咸一則吾所
謂事之至難莫難於御衆者又豈獨於咸一之文見之哉

王孟侯踏花篇序

艾南英

踏花篇者黃岡王孟侯居桃花源所得詩因以名篇也予至武陵
去桃源不百里而未嘗有遊觀之志夫神仙之說誠不知其有無
即使有之然所貴於神仙者以其淡泊無累異於常人使得一邱
一壑而守之若美田宅長子孫之計其貪且愚若此則亦與庸人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五

何異今夫庸人得一廬以終老願世世無失人未有過而問焉者
也而獨浮慕於貪愚之神仙何歟或曰其得名不以神仙而以山
川窈深可以避世則今之窮山僻塢其人烏言夷面不通商賈不
知鹽醢者何限誠得是地而種桃其間皆桃源也嗚呼得吾說而
存之桃源猶諸山也亦何必以未至爲戚哉乃孟侯之詩其於是
山不一而足且以名其篇孟侯家世儒顯棄妻子婚宦不事獨來
窮山中豈神仙之說惑之耶抑有大不得已者存故託而逃焉也
夫是山以靖節之文而重非以桃源重也則謂以孟侯重桃源可
矣予獨怪世之爲文者不知六籍子史之大而侈花草蟲魚爲高
逸雖名山水亦反以其人其文而污後爲斯遊者其慎之哉

樊尚父十年制義序

方應祥 孟旋

余自蘊輝庵中看梅花逢尚父坐樹下昂昂如野鶴心知其非常

士也與語大快尙父既聆余譚亦色飛心折自謂得未曾有嗣是往返過從坐輒竟日或衡量千古或商榷當世交相樂也久之漸視其眉睫間有悲怨意而又若不欲見於色余益歎且疑因謂尙父今國家特廣薪樵之途其所奉爲功令惟是表章六經所爲道性情之正以提治亂之紀也吾輩舍此安之耶尙父逡巡乃始出其十年稿相質辨其孰爲懸國門者孰爲藏名山者孰爲誤刻他名稿者孰爲小遇大不遇者有從元草浪草同歸草海上操仙草及四方諸名社之所選錄若干卷以七百餘計曰此十年來嘔心之僅存而喪身失命之幾不免也身將隱焉用文爲行將盡舉焚之委十年於草莽爾吾亟起檢閱有如峻嶺危巖極目超忽使人欲絕有如瀟湘明月煙波萬頃使人欲觀有如曲澗幽泉一步百折使人欲迷有如蒲團四壁老衲參禪使人欲寂有如風雨江河

龍搏虎攫使人欲怖亦有如夜半笳聲清秋鶴唳使人欲愁要皆原本經術沈酣子史盤礴吾之胸次直與往昔聖賢相映發而絕不肯銖稱寸校以影襲於尺幅之間至其得意疾書一瀉千里橫槊賦詩盾子上磨墨作檄文古人所謂才之不逮豈不遠哉時余方以中氣迸上捉筆卽心動屏除一切獨得尙父文置床頭覺神采煥發都忘病苦每讀一義未嘗不作天際真人想異哉豈非寸管精靈冥徹造化能轉法華故耶吾因語尙父天地萬物之氣時刻出入吾之鼻端吉祥善事息息可從鼻端候之但勿自煎憂撓其湛靖昔軒轅氏鼎成而龍化去一器之工苟精神不可淹滅則神物猶將呵護而況此殘膏賸馥吾人身心性命託焉者乎尙父之才何憂不達操尙父之器何事無成稍理喘息爲秋風必勝之計以光昭今天子薪樵之媿奚啻一日九萬而鬱鬱不自聊爲

鄧仲華所笑嗟乎尚父於此欲吾之不大聲疾呼吾其能自己哉
尚父俯而思仰而喟良久謝曰先生知我勝我自知才足以有爲
而甘自放棄不祥負吾知己不義吾將俛首理舊業雖然羈旅之
人一瓢爲贅顧此纍纍奚囊充塞猛奴不能負矣吾且力自刪汰
畧存十一以副先生之知并以識吾做帚享千金之意先生曷爲
序之余大書其首簡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斯可得十年稿
之崖略矣他日過尚父見其繩床供養又皆十年來所自爲詩歌
古文詞余略拈數篇蕭瑟不可多讀再爲咏少陵詩解之曰何人
錯憶窮愁日愁日愁時一線長尚父呼童煮茗破歎爲歡久之亦
似漸忘其悲怨之故

送王子雲遠遊序

金聲

子雲忠臣子今窘急且不能自活而餬其口於四方四方人知其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五

繇念子雲尊大人當時若弗堅意殉國生死間稍稍能自謀子雲
亦何遽爾恐自今以往天下之棄其子孫以從王事者將寥寥也
子雲且休其勿遊乎哉雖然子雲不遊子雲則端坐而餓無已則
有先人遺廬可半其值以沒於富貴之家之二者吾知子雲不能
微獨子雲不能今天下之皦皦囂囂自命者余皆知之且余
旣拙不能爲子雲計何以勸子雲勿遊也子雲行矣莫愁前路無
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有能爲吾子雲計使其三年內無復母弟
饗飧憂者其必勸子雲勿復遊耶上則爲文成次亦不失眉山吾
師配瞻先生之許吾子雲者蓋若此也余尙憶斯語也子雲念之

雲鴻洞詩序

詩句入妙若天生地成後千古無能更一字而其惡習則處處籠
落自失手眼衝口滿紙再設已陳常見小慧寡學人稍稍涉獵輒

爾握管做摹調句頗文成篇誦同鈔寫終無入處今之人有匠意特造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者余拜之向來吾友伯敬友夏使我每觸意新今讀凝之詩廣陵散何曾絕也俗不如野滑不如迂和不如艱豔不如樸渾不如鑿其昔人生活不如任今人笑罵凝之意乎每得凝之詩未嘗不令人思思之未嘗易盡詩有別腸吾舍凝之誰與及聽凝之談兵則古法畢具余嘗譬之覓句如剝鮮宿而薦之盤非其味矣用兵如服藥反古方面投之則必殺人凝之蓋分用而各得之壇上主盟閣中畫像頗自看鏡能無沾沾乎哉雖能是猶知一之說也好古而有獲是以有驚人之句百變不窮者古法之所以可用也詩與兵無兩法門凝之之通會而神明之蓋久矣夫

學統序

杜濬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五

學之所以爲天下裂也愚齋先生獨知之於是潛心二十年輯學統一書若干卷自夫子正統而降凡叙五統臚列差次有述有斷粲然明備無以復加矣錄成以視余余卒讀而歎曰卓哉此書之作自兩宋先儒以來絕而僅續也雖然求其成效必在十年之後乎何則風俗不古足以闕學也學之徒落落可數而風俗徧天下彼便其所習熟而視正學若弁髦吾其能家至而戶說哉茲姑舉其槩古者人各祀其先而今也削木搏土其神滿家致享致虔反躡其上古者非祭祀不齋非大故不絕葷而今也齋名百出自公卿以至村嫗持行如一古者士明一經敏者兼五經而今也經教龐雜問其所誦或非吾孔氏或出於重譯或造於巫師愈俚則愈盛古者士大夫惟拜君親師以及嚴事之友而今也三拜九拜未易致詰古者慎終追遠自有經理而今也親雖聖善至舉喪葬祭

典必延愚劣之僧道謂之懺罪資福古者淵懿之士常妙思經書
期有心得而今之儒者豔慕參宗鴉臭當風過者掩鼻也古者建
學廟祀先聖先師而學舍卽築於其旁俾學者肄業其中所以使
之親近模範不見異物而遷故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
淵之大成而今之衿士非趨蹌學使者暨守令有檄常終歲不一
近宮牆惟禪關道院則欣然負笈焉風俗如此蓋習與性成殆堅
強牢固而不可破於斯時也與之陳說學統道金聲玉振之孔子
析格致誠正之精義何異以水投石耶然則將聽之乎未可也不
則以武斷取勝乎尤未可也夫風俗之訛必有權宜之學術以召
之如昔人所詭謂神道設教者其流敝故至此耳誠欲易其轍是
在有世道之責者黜權以崇經經正庶民興然後簡魁曩傑出之
士與之講求學統猶治統然有紀綱法度焉有是非邪正焉有衰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論

貶賞罰焉如是者五年衆旣通曉矣方將悔習染之非悟異教之
謬薰蒸漸被什百相勸以至於千萬無算如是者又五年則風俗
一變而正統之學四達而不倍可拭目而觀也蓋用禮教以變風
俗而風俗旣古則正學益明其先後節次鑿鑿然矣顧此豈可望
之中立之愿儒兩可之膚說哉夫砭頑俗者利用剛蓋必如愚齋
之作人正容以悟物愚齋之立言方嚴以礪世然後可許十年而
收曠代之功也共學里弟黃岡杜濬謹撰

國朝

於滄洲文集序

許汝霖 時菴

吾友於子滄洲將以制藝問世屬余一言弁其首夫於氏楚黃望
族也自先人樂葵公博通經史以孝廉薦名傳海內其姪太常公
爲名進士厥後甲第蟬聯代有聞人滄洲以蹇躓於時深懼不克

負荷先業日夜兢兢思所以傳世而行遠亦出疆載贄之意也余因語之曰有明以制藝取士率天下之人聚精會神殫志敝力攻取於其中三百年內登甲乙第者何止數十百萬而以文字稱不朽者寥寥可屈指盡當是時士不熟性理通鑑而與童子試者罪及父師則平日之所揣摩與所以見知於有司必確乎有以自信非若近世之標名獵譽逐影附聲以攫取科名於旦夕者可比而卒多不傳者何也蓋制藝之所發明孔曾思孟之書也孔曾思孟之所傳述堯舜禹湯文周之緒也程朱當日原本昔人遺意參以已見詁訓註釋至於毫髮無憾尙自謂幾經脫稿幾經改訂而後定今以庸庸氣息代聖賢語言而復限以朝廷功令排仗列隊比句櫛字存十一於千百固已難矣而况割裂破碎突梯脂韋雖因之霍林諸先正已多遺議而世之評文者輒曰是以先秦兩漢唐

宋諸大家之筆而發濂洛關閩之理者抑何談之容易耶於子所著不必銖銖兩兩求合古人自有一種不可磨滅之處而其言亦有得於聖賢大旨之所存以視明季諸社刻較管輅韓搢佛捨老真不啻鄭雅殊聽朱紫異觀矣顧吾於此竊獨悲於子之遇而嘆身任衡文者之爲可惜也夫今之文藝今之經明行修也今之制科今之鄉舉里選也上非此無以取士士非此無以見知於上學者讀書數十年業成而不能博一第以表暴其所長與艱難辛苦之所得徒僕僕走數千里道攜一敝篋以求鳴於世則當時之所謂拔十得五者果安在哉雖然遇與不遇亦何常之有子能堅其所學於獨居旅處風雨晦明不以得失易其慮力田逢年會須有日於以振先緒揚明廷益出其篋中所藏公之海內歷時愈久而光芒愈不可掩試較之淺中速化之士與寒烟蔓草俱盡者真不

可同年語也子其待之矣

贈王又沂序

計東

我家四世師友於黃岡獨多豈不異哉有識其父於三十年之前
既友其子於三十年之後者黃岡王氏又沂之於子父子是也有
識其子於十五年之前既友其父於十五年之後者子與黃岡朱
氏菊廬父子是也我先君性沈靜簡默不妄交游每談士競引重
始應四方文社事又沂之識家君也在乙酉正月時先君方出謝
友人之會弔先大母故相遇吳中丞家又沂爲子言先君白衣冠
顏色顛頓若重有哀者同坐爲張九臨吳羽三吳宏人兄弟子聞
之泣下蓋先君以是年春三月哀毀嘔血至明年春不勝喪歿矣
嗟乎今天下文章之士如雲子小子幸多四方賢豪長者交然自
江浙數百里外求一人曾識我先君若又沂先生少矣然則東對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五六

先生言動間稍輕躁狂易有悖先君對客謹慎意先生必心非之
東也敢不敬乎况先生夙有聲譽藝林爲吳廬王公舅氏而與公
諸賓客飲食起居不求稍異謙抑能下人論文得矩矱變化觀其
持己論文可以知其人交矣敢不敬乎尤異者天啟初東先大父
在成均觸忤魏忠賢黨人中以家難幾不測而時以縣令力爲保
全者黃岡晏泰徵吏部也爲一世拔我先君童子科中三試皆第
一後院試亦第一俾先君自此知名亦晏公也爲再世東丁酉舉
於順天黃岡曹厚庵先生予座主也知子二十年館穀子俾予得
負米以將母爲吳廬王公而因公得交其親串若菊廬又沂及公
子子重菊廬子庭怡門人陳翁餘又皆黃岡人也爲三世子長子
準交庭怡其事詳于贈庭怡序中爲四世夫黃岡之至我邑凡二
千餘里可謂遠矣而寒門四世所師友得諸賢人君子於黃岡若

此亦盛矣豈不異哉因又沂之與我先君之相識遂牽連及此亦猶古史傳書法之意也夫

張貞媛詩序

貞媛姓胡氏名秀溫江陵諸生張毓參聘妻荆門封少宗伯胡公振翼女也

王如琰

二思

千古之文章皆忠孝節慈之性情爲之煌煌乎與天地相終始非若風雲月露之章祇榮悴於旦夕已也丈夫而力爭人禽之界者無論矣自陰陽健順厥賦維均香奩粉黛中固有所天不幸而誓死靡他復咨嗟歌詠以見志者未嘗不嘆其性情之肫摯直令綱常大義賴以長留又何巾幗之不鬚眉哉若張貞媛筠心閣詩尤錚錚者矣古人云慷慨捐生易從容就義難跡貞媛芳躅始則投繯絕粒畢致其慷慨既則仰事俯育倍形其從容此熟思審處於難易之際而毅然以身嘗之者也而其用心亦良苦矣既不忍以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七

蒼白乖從一之義又不欲以決絕傷高堂之心哀經一室彷彿信國之遺風焉洎乎餒鬼血食苦節上

聞而教孝教忠且不菲薄其後嗣是舉兩間忠孝節慈之理已皆備於一身爲千古之完人所謂無乃太周折者不誠曲致其周折矣乎故其發而爲詩也生氣獨標浮華盡汰古鏤石琴杳無細響而沈吟反覆之餘又覺藹然以溫中和備至況之柏舟不諒於父母黃鵠見疑於舅姑雖韻落魄銷響成心痲足以寫其金石之誼而求如此之葆真全志以不失哀樂之常者曾未可同年語蓋其爲從容難也今貞媛亦既高義表於

天子芳聲垂諸史冊不必藉詩而後傳而以揆諸風人之旨靡不發乎性中乎情儼然與昔賢不朽之業同爲扶植綱常則貞媛之詩不又千古乎哉適其孫振鐸哀輯成帙俾予一言爰盥手爇香

斂容正襟而爲之序

省志訂譌序

王道明 雙崎

予承乏志局分修長沙乃取縣志府志及一統志而參酌之然反
之余心而有未安者因作訂譌焉蓋有隆重勢位於崇高者則詳
之而側陋者畧焉是貴貴之書也專於貴貴則不平有篤愛家鄉
強以族婣里黨之庸材而文飾之與英賢等是親親之書也局於
親親則不公有奇節偉行而嘗其過激者是善善之未宏也善善
匪長則傷仁有含垢納汙而美其包荒者是惡惡之未切也惡惡
過短則害義至若惑異端者則搜仙佛之祕怪溺詞章者則哀藝
文之浮夸是皆不足以垂訓也曷不以春秋綱目折其衷乎宰周
公之會則書之王人以下不詳焉貴貴之義如是而已矣匪是則
縉紳焉耳孔父之節則錄之正考父以下無聞焉親親之義如是
黃岡縣志

卷之三

古文上

五

而已矣匪是則家譜焉耳荀息之忠子野之孝宋伯姬之節皆大
書焉蓋賢者之過猶愈於愚不肖之不及也文姜之孫仲遂行父
之聘意如荀躒之會皆特書焉蓋尊親雖所當諱而三綱五典不
可以淪也且夫同泰之捨身上清之致祀皆存之以示誠則仙佛
之學豈周孔之名教乎柏梁之聯句永州之作記皆刪之以明蕪
則辭章之技豈詩書之遺則乎不去此數弊志雖工勿善也噫前
民之得吾之師前民之失吾之鑑烏可苟焉而已哉

送李生鳳止鄉居序

呂德芝 時素

人心而尚淳樸則君子多在都邑人心而尚機械則君子多在山
林非山林之盡淳樸而都邑之盡機械也世際承平人趨奢侈都
邑間集五方之民籠山海之貨奇贏可操淫蕩易起酣歌博奕計
致而術取之舜面蹠心莫可窮詰所以思淳樸者多求之山林爲

夫不見可欲心不之亂中人之性也鄉村之間土厚而風古塵靜而民勞游手者寡力作相習無燕溺之招奢逸之慕足以蠱其心者也飯出於田鮮得於漁鹽酪而外無他市焉婚祭伏臘速媼友者不過雞豚醪醞無所謂珍錯旨滑足以驕其口腹者也勤可以畜德儉可以養財况耕且讀更有志者藏修之地乎李生鳳止世居郡城外少孤而能立善事其後母而友於昆弟與余鄰奉其父之遺命執經余門頗受教其文字可以干祿而家計鹽米累之一日告余曰將奉其母挈其妻若弟而徙居於鄉詢其意則以都市之機械憂其弟之無所職而荒其筋骨而後且有飢寒患也將率之以終其先畝以課若耕其暇爲讀書計吁智矣哉抑勇矣哉夫人之患莫大乎狃於宴安而不一卻顧也吾嘗見有襁纒而寄食於走隸家者怪其貌不類丐人或曰某公卿子若孫也是向之純

綺叢中鳴鐘而列鼎者也惟不事詩書且不習勞勩酣歌博奕以致此耳李生雖未必生於富貴蓋亦不飢寒矣父母噢咻親友護惜豈知所謂曉作夜息者而一旦能慨然引去爲人遠計也非智且勇者能乎今而後居於鄉勤於耕謹身節用以養其母學可有成也兄弟合力和氣致祥數年之後其道可以富何則涪樸者富道機械者窮道也吾年將五十而母且衰老長以梟比爲救水資非計也以無田可歸故泄泄居此聞子之行覩然而媿因述山林之善以堅子求涪樸而逃機械之志然數年後余將買田而耕仍與子爲鄰云

郭三山先生心齋集序

張念祖

緒茲

天地無心人卽天地之心人亦何心心天地者卽其心三光四序兩儀六府佐天地者也皆心天地之心以底乎人之心生人者祖

宗主人者大君教人者師保以及古聖賢彰明義類發揮實行所以庇斯人者要無非以天地之心爲心而亦卽斯人同然之心人心不綦大哉顧心動則妄靜則潔心二則雜一則醞苟以此心心天地因心乎天地之三光四序兩儀六府暨天地來之祖宗大君師保以及古昔聖賢之心匪齋其將奚以齋之說見於經傳其非變食遷坐之謂其謂肅此心以靜明此心以一而反此心於醞潔也是以夙夜寅清獨有必慎宥密肆靖身有專修齋固宜問諸心矣世或以心齋之語見於蒙莊疑爲大道詬病詎知二帝三王之所謂欽孔曾思孟之所謂誠漢宋諸儒之所謂敬俱不離乎心齋義蘊哉流俗靡靡知此者蓋鮮吾鄉懷泉郭先生起而見諸寶履因著爲心齋報本一書本者何卽心是也蓋其心以齋而心天地之心因心乎三光四序兩儀六府之心且心乎大君祖宗師保

黃岡縣志

卷之十

古文上

十

及古昔聖賢之心而卽發明其所爲心以假諸言使斯人從而被濯之應亦自得此心不妄不雜之本則謂心之齋報本也可謂本心之齋報心也可卽謂使斯人心心之齋各報其心也亦何不可之有此書一出將天地無心而有心三光四序兩儀六府心天地之心亦心此書之心大君祖宗師保以及古昔聖賢以天地之心爲心亦以此書之心爲心心齋之義其無窮乎得是義而慎厥身修因推以經綸家國彼帝王之欽孔孟之誠漢宋諸儒之敬當自實踐中發明深蘊所報何極哉儻有詬諸大道者其亦返而自問其心可愛弁小言於端

傳經閣序

彭崧毓

傳經者劉氏之故實也黃州有傳經閣則幹臣軍門所建創也劉氏子孫讀書其中能傳劉氏之經幹臣所深願也若夫上感太乙

之精然藜照讀則好學者之自勉非幹臣所得而希幸故不名藜照而名傳經求其實也幹臣之所爲亦第求其實而已矣夫事有由近而推及遠者義田贍一族先同父之親次同祖次同曾祖次同高祖次無服之親推而至疏族不遺一人則義盡矣事有由遠而返之近者義舉周一鄉先同郡之人次同邑次同里次同族次已之子孫推而至於里中之先賢者舊不沒其蹟則義亦盡矣義之盡仁之至也幹臣贍一族之田比於蘇州范莊尙已捐修京城岡邑試館重公車也捐增本邑賓興勸賢能也捐復郡城河東書院并捐膏火卹寒畯也修理赤壁蘇文忠公祠茶村杜先生祠并刊茶村詩文集繼往哲也設義塾以課生徒開來學也無一事不求其實卽無一事不合夫義久之感迓天庥異日必有能讀石渠天祿之書者豈止傳經云爾哉黃岡之劉莫著於克猷先生一支

而幹臣以譜牒失考不敢附會此狄襄武不祖梁公之故智其器識尤何如哉